

永樂大典

卷一萬五千一百

四十二

疑。謂未見其有失也。若得中正。則無是言也。說以中正為李。又直陳其義。象則推而盡之。朱子本義居卦之初。其說也。正。未有所疑也。卜子夏傳初九和說言。上行未疑也。以剛正之說。首出門而和人也。守正和人也。守正和人。何往不言。行豈疑哉。孔穎達正義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行未疑者。說不為諂。履斯而行。未見疑之者也。所以得吉也。李鼎祚集解虞翻曰。四變應初。震為行。坎為疑。故行未疑。張橫渠說初九和兌吉。上行未疑也。以陽居下。無所比附。出門同人。行自信者也。張紫巖傳和。有可否義。君子和而不同。說之不以道。不說也。用能不失其應。擇師友。隆德義。以成就其器業云。兌其尹女。誠一之性。為和為行未疑。初應四。四有剛德。初固之以成其德。曰和兌。郭雍解初九。固非知道者之事。而知兌說在和。其去道不遠矣。是以得兌之吉也。夫知和為說。不和為非說。則上不揣福。以從人而下。先私情示人之夫。是則用和為貴。何所疑乎。疑者上不知說之在道。次不知說之在和。既感於說。與不說之際。是以其行不能先疑也。言亦先自而至矣。李光讀易詳說初九居兌之初。為說之始。在下而能以剛正自處。有孚信之德。而先邪諂之行。和而不同。先所阿比。所以得吉。士方未遇而專以和柔為行。或疑其邪諂。初能履剛守正。眾所孚信。故曰行未疑也。未

疑者未有可疑之行也。朱漢上傳初九剛而處說先偏係之私能初九動而濟者也。故曰和兌九四疾惡六三小人然體具不果不果疑也。初九動而上行以濟其決而巽踐九四相易六亦得位而正正則吉故曰和兌吉初九遠於六三無嫌於說小人九四未疑也是以能濟其決否則四疑也。晉嘗祐實直而博范宣子朝夕顧之以問國事不正其身未有能決人之疑者故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李衡義海操要九二剛中而說君子也初九說君子而與之和是以言介鄭剛中窺餘初不應四而與二相親可謂說矣。况二乃君子我之類也與之親非苟於同而已矣。雖然使上有正應而下與近比者親或可疑也。无所偶應惟賢是說尚何疑哉。此其所以吉二以陽在上我以陽在初未嘗同也。三以柔在外我與二皆以剛在中非和而何。鼎祚易謂四變應初震為行坎為疑故行未疑揚萬里傳當兌說之世天下大說於下君臣相說於上此象人所說而聖人所甚不說也。必有疎遠在下之士負特立不倚之剛獻可替否以相濟而不疑其庶幾不至於容說之朝乎。所以吉也。初九是也以陽居陽至剛也在下先附至疎也。至疎則大利不能休至剛則大戕不能棄斷而行之何疑之有。故成帝燕安之餘非未雲美能斬佞臣神堯平定之初非孫伏伽不敢諫游戲晏

永樂大典卷一萬五千四百二

三

子曰和如和羹同如濟水。兌以說為說和兌以不說為說。林栗集解初九兌也。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下上无其應而承於九二之離故曰和兌。孔子有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同。晏子曰和如和羹同如濟水。今之學者多不能剖和同之異。愚請辨之。和與乖對同與異對君子以道相與則先至於乖。然其言行有時而異矣。此以為是彼以為非此以為得彼以為失是謂和而不同也。小人以利相從則不敢為異。然其心志有時而乖矣。見利不能不並爭見危不能不相棄是謂同而不和也。今以陽剛居兌之初君子之正者也。比乎九二得其類也。而小人者遠矣。和而說之不亦可乎。故曰吉。子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初九親君子而遠小人無可疑之迹矣。其曰未者因九二以成文也。在初未疑至二則可疑矣。楊慈湖傳兌之初美知所適從也。泛然和說而已。故言象曰行未疑者所行未有可疑之迹也。李謙齋詳解晏子論和與同異以為以可濟可以否濟否謂之同獻可以替其否獻否以成其可謂之和則是和者以有所不說而為說者也。以有所不說為說則人必有疑之者矣。惟其行之以貞是以吉而无疑也。初九以說居下而不失其剛是豈苟說者矣。蔡節齋訓解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未牽於陰故未疑若四則有尚兌之疑矣。馮椅輯注和兌之

永樂大典

卷一五一四二

吉。初九象吉。行未疑也。又與六三相遠。九二未相疑也。凡曰疑者。謂陰
爻。林黃中曰。未者。因九二以成文也。在初未疑。至九二則可疑矣。程正叔
曰。謂未有失也。若得中正。則先是言。馮衍傳初九。和兌吉。贊曰。和兌之
吉。行未疑也。耿幹進曰。九二剛中之君子也。說而與之和。故言。馮當可
曰。陰陽必相說。二說於三者也。唯初遠於三。與二相比。不為二所疑。和同
允聞。林黃中曰。和如和美。同如濟水。君子之言。和與非對。同與異對。以陽
剛居兌之初。君子之正者也。比乎九二。得其類也。和而說之。不亦可乎。
古明象占

田疇學易瑛徑兌初九 兌之困



兌下

兌雖陰卦。初實陽爻。陽
為和。和兌之象。四居



兌上

與中。與為疑。不與初應。
故初有行。未疑之象。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初九居下兌之下。比二之陽。是以
賢者為說。而非。如二五說於陰柔之比。乃君子和而不同者也。豈為妄說

永樂大典卷一萬五千四百二

四

者。豈惟其初是陽爻。資稟既高。變而為坎。其中甚明。故能不說陰。而說陽
遠小人而親君子。即是兌之吉。夫初之說於陽。既不疑其行。而人亦未敢
疑其行為妄說者。則其吉也。宜矣。卦變為困。以說而處困者也。魏了翁集
義。蓋田呂氏曰。初九居兌之初。以剛在下。剛柔不過者也。以此行說。未有
疑之者。故吉。趙以夫易通初用而柔。上與四應。以和為說。行而得吉。又何
疑焉。易被總義。兌具少女之性。而初在下體之下。謙以降已。和而得其正
者。故曰。和兌。和有二義。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知。和而和
不以禮節之。諂邪而已矣。在人安得不疑。今以陽剛上行。先係應之私。而
乃勵其剛介自守之行。所謂行未疑者。不能無疑也。往過九二。以剛中相
比。何疑之有。所以為吉。趙汝楙輯聞和兌之吉。行未疑也。初比乎二。以剛
遇剛。不際乎柔。行而胥說。未有聞之者。莫疑之有。徐相直說初九和兌吉。
止行未疑也。說而體剛。上先繫應。以和為說。所以吉也。象言心無所役。可
否。決之以理也。張應珩解初九得位和而能說。其行未疑。是以吉。陳深講
易篇和兌之吉。行未疑也。初遠於陰。且處也。正和兌而行。未有疑。故吉。然
言未。則終或有疑。若居中。則無是言也。蘇起翁讀易記初九處兌之下
而無應。在下則勢卑。先應則援寡。勢卑援寡之人。宜無所不和。與人和睦則

致吉之道。其行未有可疑。當然而然者也。首在下而恃九。剛暴與人不和。則人皆得以陵之。是其行取疑於人也。何言之有。又變坎伏離。離明故知和說為兌。丁易象義和兌之吉。行未疑也。此釋兌六爻象辭也。初九去三尚遠。未牽於陰。故未疑。若四則有尚兌之疑矣。或曰。四五與則有疑象。初未有疑也。鄧錡圖說初九和兌吉。止行未疑也。巽之初九。巽為疑也。反為兌。初乃為和也。初九无應。何以為和。以兌履兌。是以和也。履澤之道。豈止和而已哉。又從而致吉矣。故曰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謂以兌入兌。則不疑其所行也。俞琰集說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人有二心則疑。九四之尚兌是也。初九在兌之物。唯知近比於九二。則其所行。蓋未疑也。李簡學易記初九和兌吉。上行未疑也。以陽居下處說之初。正而不疑也。李恕易訓初以剛居說。而處下无應。是能卑下。和順以為說。而无所偏私者也。故言以和為說。其行未有可疑也。保八原旨初九陽居最下。兌之初也。和兌吉。上无正應。无偏私也。以和順為悅。能謙下也。以此處兌。得正吉也。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君子體而用之。陽剛得正。和而不流之說也。以是而行。何疑之有。胡震行義初九。和兌吉。上行未疑也。和

永樂大典卷一萬五千四百一

五

而不同說之善也。有求而和。邪諂之流也。无應而和。正大之情也。和而不同。君子之公也。同而不和。小人之私也。和則真情融通。同則私情朋比。和則周而不比。同則比而不周。和則萬物為一體。中國為一人。同則私恩以相結。朋黨以相親。二者介於毫釐之微。判於天淵之遠。窮理君子。不可以辨也。兌之初九。陽剛而居兌。則不至於介。得正而居兌。則不至於邪。无所係。應則无所牽累。處下而剛。則无所卑屈。和而不流。其說也。所以為吉也。世之衰也。正學不顯於天下。義理不明於人心。於是。有妾婦其道如儀行者。於是。有媚適如王孫賈者。於是。有好佞如祝鮀者。於是。有閹然婦世如鄉原者。此其自視以為人事之當然。而不知賊天理。背禮義。而得罪於名教也。聞初九和兌之風。亦可以少愧矣。斯道也。中庸之達道。樂記之和順。書之和衷。傳之惠和。皆是物也。近之。感一家之和。推之。與一國之和。達之。致天下之和。大之名。天地之和。皆可即和兌之義。而推廣之。象曰。行未疑也。其行未有可疑。未見其有失也。晏子曰。和如羹。同如濟水。兌以說為說。和兌以不說為說。張清子集註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進齋曰。疑謂疑於陰也。卦四陽。惟初與陰無係。故未疑。四二則疑於三五。則疑於上矣。愚謂初九爻傳。皆剛上无應。真不比於柔。得說之正。和而不流者也。

所行未有疑惑。其言可知。若四比於三。則有商兌之疑矣。胡一桂纂註蔡氏曰。初未牽於陰。所行未有疑惑。若四比於三。有商兌之疑矣。趙珪解初九和兌吉。上行未疑也。有剛德之君子在下而先信。當說道行之時。人皆知說而不知其所以說。九在說之初。以德而和。此君子之和也。以和見說於人。得說之正。是以吉也。象云。行未疑。九以德和見說於人。非求說者。是行未有疑也。陳應淵又變易經初九變困。上兌下坎。剛能下柔。男女感說。故有和兌之象。但困厄之人。惟依說。願奉以見禍。不能行剛決之志。和兌則吉。行未疑者。但一以和兌之道待人。自不疑其行。恐或人亦疑之。如漢司馬徽畏謹小心。有以人物問者。每言無佳婦。曰。人質疑問者。一一言佳。豈恣君之意乎。徽曰。如君言。亦復佳。此和兌之義也。解蒙精蘊大義先儒曰。兌自有和義。獨於初言者。以其得剛陽之正。具和說之體。故首言之。疑謂疑於陰也。卦唯四陽。獨初與陰无所係。故未疑者。二四則疑於三。五則疑於上。蒙謂以剛居正而先係累之務。則不妄說人矣。吳說之易疑問兌之初言和兌。二言孚兌。三言未兌。四言商兌。上言引兌。各有所說。獨九五言孚于剝。畧不及兌說之意。而有屬何故。適遠公曰。兌卦二陰。六三在下卦之上。不當位而凶。上六在上卦之上。小人在前也。九五為兌之主。說

九二孚兌吉悔亡

程子傳二承比陰柔

可知矣。小人在前欲剝去之。非示以信人。所不說。然而有屬者。以小人在前故也。陰柔小人也。說之則當有悔。二剛中之德。孚信內充。雖比小人。自守不為。君子和而不同。說而不失剛中。故言而悔亡。非二之剛中。則有悔矣。以自守而亡也。朱子本義剛中為孚。居陰為悔。占者以孚而說。則吉而悔亡矣。王弼註說。不失中有孚者也。失位而說。孚吉乃悔亡也。重言悔亡。二。十一。本卦一陰附成卦。孔穎達正義九二說不失中。有信者也。說而有信。則言從之。故曰孚兌吉也。然履失其位。有信而吉。乃得亡悔。故曰孚兌吉悔亡也。李鼎祚集解虞翻曰。孚謂五也。四已變。五在坎中。稱孚。二動得位。應之。故孚兌吉。悔亡矣。都絮易變體義此兌之隨也。而又辭云。商者隨之。為言下隨上也。六三以柔不中。乘二剛之上。九二以剛居其下。當兌說之時。可不從權以說之乎。據以說之。所謂動而說隨。以下隨上者也。然非詭隨也。非志在隨人也。磨而不磷。涅而不淄。外雖有可疑之迹。而內實自信。其志為。故於兌之時。變體為隨。而有孚兌之辭。而夫子釋之以信志也。夫隨之為義。言君隨天之時。而天下乃隨君之時。又六爻所言。皆有隨義。而是爻獨言君子隨小人而說之。故為兌之隨。而與其本體異焉。未經有曰

兌說也。又曰。動而悅隨。然則說未至於隨。隨則說可知矣。故隨後為兌。則其說已甚。且以柔居之故。唯小人是說。而不足以事君子。故其爻曰。係小子。失丈夫。而兌之九五。所謂孚于剝者。亦似之矣。兌變為隨。則說而後隨也。且以剛居之。故雖小人是隨。而不害其為君子。故其爻曰。孚兌吉。悔亡。而隨之九四。所謂隨有獲。正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者。亦似之矣。趙復齋說以九居二。故不孚於六三。自信而說。以忘其悔。九五本位无陰。故孚于剝。蔡節齋訓解。剛中故孚。近柔宜有悔。居中故凶。馮椅輯注九二。孚兌相與以信。而相說之象。吉。悔亡。占。趙汝楙輯。閏九二。孚兌吉。悔亡。孚疑之反。謂與三交信也。悔亡。有悔而亡也。九二。際乎成卦之柔。剛柔交信。以為說。說之吉也。然三方有凶。而我比之。寧能无悔。幸以剛中能存其在我者。而後悔可亡。剛柔交際之難如此。姑汾迪史証類。指龜失位而說。悔也。說不失中。有悔亡也。以實而中。有信者也。有信於兌。吉而悔亡也。若微子為庶出失位。性中正而有信著之德。雖失位有悔。而終王于宋。是悔亡也。陳深讀易篇九二。孚兌吉。悔亡。九二以陽剛得中。為有孚信。而兌說故吉。兌既以說體居陰。又近比于三陰。為有悔。以有孚于中。是以吉而悔亡。故夫子曰。信志也。丁易東象義六三。陰柔不正。同體近二。以不正而說我者。

也。宜其有悔。九二與九五同德相孚。以中道相說。所以吉而悔亡也。孚者上下之志相信故也。此文以同德應五取義。許魯齋讀易私言。兌之九二。剛而得中也。雖上承於柔邪。不足為累。此以得中之義為勝也。獨節之為卦。自有中義。所不足者正而已。今既不正矣。其何以免於凶乎。吳澄繫言九二。九居第二畫。為兌之隨。孚兌象也。二以中實孚于三也。吉占也。悔亡。占也。比柔當有悔。以誠心待小人。則小人先所用其奸。故其悔亡。俞琰集說九二。孚兌吉。悔亡。九二切比六三之小人。本當有悔。然剛而得中。能下與初九同德相孚。則其說也。以道故吉。而悔亡。胡炳文通二。孚于五也。以陽居陰。本有悔。孚五則吉。而悔亡。然以九二則悔亡。以九五則有屬何也。六三為兌。主說。猶未極。上六成兌之主。而居兌之極。二比三。能孚于五。三而孚五。故言五兌之君也。而比上。不孚于二。而孚上有屬。美重真卿會通。錢氏曰。中實為孚。二五剛中。故皆曰孚。李氏過曰。二應五。君臣同德。而相說。孚兌之吉也。張子曰。私係於近。悔也。誠於接物。信而不妄。吉且悔亡。齊履謙本說。信喜于其中。之謂孚。梁寅象義。二陽剛中實。有其孚。誠者也。然當說之時。與六三比近。為三所說。故不免於有悔。二若能絕去三之私比。而與九五以同德相說。則其說以孚。誠。可以獲吉。而其悔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程子傳心之所存為志二剛實居

說小人而自失乎是以吉也卜于夏傳九二孚兌吉上信志也失位與三
豈元悔也志在和人欲其說信中不失正故吉也夫何悔焉王弼註象曰
孚兌之吉信志也其志信也孔穎達正義信志也者失位而得吉是其志
信也李鼎祚集解虞翻曰二變應五謂四已變坎為志故信志也張橫渠
說九二孚兌吉上信志也私係於近悔也誠於接物信而不妄吉且悔亡
蘇軾傳初九和兌吉上信志也和而不同謂之和兌信於其類謂之子兌
六三小人而初九九二君子也君子之說於小人將以有所濟非以為利
也初九以遠之而元嫌至九二則初九疑之矣故必有以自信於初九者
而後悔亡文子而實不孚所以信於初九也陳了齋說兌而說者和兌也
知和而和者行也未疑猶未變也履以和行而至於體天地之撰者聖人
終始也是故習以說始行以慶終說之所以大何也亦悔亡也亦信志也
唯嘉會之君子為能孚兌張紫巖傳九二孚兌吉上信志也二阻陰于前
而以陽居中得兌說之正其志信其道萃孚於九五之君曰孚兌三雖蔽
之弗能為已累也是以悔亡夫事君者亦各盡其誠而已誠苟上通說夫

永樂大典卷一萬五千四百二

八

何遠君信而說於上則民信而說於下二者皆本表在我有可信之實故
孔子釋之曰信志焉嗚呼士君子於兌不必區區然求說于君為也反身
以求其信焉道斯通矣兌西方為信少女為孚郭雍解九二有剛中之德
蓋賢者之能自治者也故知說之在我不在於天下不求說於天下而孚
兌之道自信其志彼天下之說有不期而自至者矣是以吉而悔亡也使
有心求說於天下而不知信其在我者則徇外忘內物我兩失之剛中之
賢固如是乎有賢如此未有事是君為容說者也昔成湯克寬克仁彰信
兆民蓋信在我而信之者在人雖君臣之道不同其與九二孚兌信志之
理一也李元讀易詳說兌主於說說物者常失於不正九二上比於六三
陰柔小人而已比之宜有悔也然履中信志和而不同非為邪也是以吉而
其悔可亡也士非見信於人之難自信為難能自信其志則雖舉世非之
不能沮也權利誘之不可移也白刃臨之不可屈也此信道篤而自知明
者也朱漢上傳六三小人非道來說九二比之以陽說陰宜有悔且為九
二誠實自信於中動則九五應之信孚于人久矣雖比於小人和而不同
矣何疑於相比哉始雖未孚終必相說二動而正正則吉而悔亡故曰孚
兌之吉信志也夫石錯石厚父子也叔向叔魚兄弟也子產伯有同族也

雖比也。豈能說之。易傳曰志存誠信。豈至說小人而自失乎。李衡義海撮
 要二不違中有信者也。說不與信。言其宜矣。然比于三而抑小人有悔也。
 以其能違。而不固守其正。故得悔亡。二不當其位。是不守其正也。此信道
 篤。而自知明。說之不以道。不說也。有鄭剛中窺餘九二之乎。與五乎也。五
 非其應。然純卦皆无應。兌之二五。以同德在應位。久當自孚也。兌之時三
 以陰柔比而求說。二欲違之不能是。要得無悔。然二五同。以剛中柔外而
 成卦。始雖不以陰陽正偶相得。及其久也。誠意感道。君臣相說。而悔亡矣。
 諸卦二五非應。而以同德相求。如小畜與困亦然。非但純卦也。鼎祚易九
 二之乎。謂五二動得位應之。故孚兌吉悔亡。四變坎為志。故信志。大抵二
 應五。其本志也。揚萬里傳禮不妄說人。君子難說。故妄說人者小人也。易
 說者九小人也。九二居大臣之位。當兌說之世。天下視其所說而赴焉者
 也。惟九二以剛正之德。居中止之地。見其誠正可說者說之。其佞偽妄說
 人者絕之。則天下誠正者至。而佞偽者遠矣。惟其乎誠者說之。此其所以
 吉也。言矣。又曰悔亡。贊之之至也。故周伯仁受刁協之侮。而仲智責之。張
 九齡喜蕭誠之軟美。而李泌惡之。皆愧於兌之九二者也。然仲尼猶戒之
 曰。信志也。謂彼之誠信。亦必察其出於志。蓋恐其色仁而行違也。佞偽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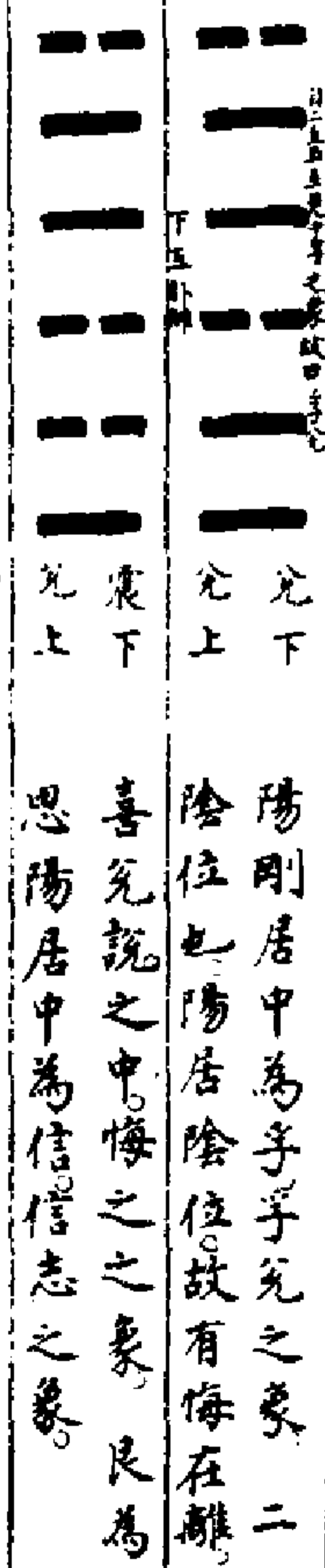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一萬五千四百三

九

說之小人。其亦難防也哉。林栗集解九二離也。以陽居柔而在下卦之中。
 上无其應。而下乘初九之兌。承乎六三之巽。故曰孚兌孚信也。君子之道。
 依乎中庸。為人謀而先不忠。與人交而先不信。不惟君子信其不渝。小人
 亦信其不為己甚也。九二以剛中之德。體離明之資。而處於君子小人之
 間。信而說之。可謂得乎中行矣。故曰吉。又曰悔亡。比乎小人。宜若有悔其
 志可信。是以悔亡。故子曰孚兌之吉。信志也。揚慈湖傳二五本為正應。而
 兩陽无相應之象。然陽為實。有誠信之象。故有相孚之象。惟相孚而和說。
 則吉悔亡。如不相孚。斷无和說之理。故象曰信志也。言心相信項安世玩
 辭初九九二。初二皆與凶人相說。而不害為吉者。初正而二中也。初與
 三不相比應。无可疑者。獨以三來同體而與之和。和有相濟之美。以正濟
 不正。適是救三之凶。故小象曰行未疑也。九二親與三比。始涉可疑。然二
 以剛實在內而得中。其志可信。決无朋邪之理。雖與邪比。其悔亦亡。故小
 象曰。信志也。自二至上為革。故悔亡。信志初至五為中孚。故无疑。三至上
 為大過。故凶。此又互象之著明者也。李謙齋詳解九二孚兌吉。上信志也。
 九二大臣之事也。二與五為應。五以剛而二亦以剛應之。兩剛相值。宜有
 悔矣。然人臣之於君。不患乎不能以剛介自處。而患乎无忠信之誠。以固

之苟有忠信之誠則雖犯顏敢諫未有不能取信於人君之志者矣九二以剛而居中有中孚之信是以悔亡而乃得吉也齊景公欲為遊觀之舉而晏子有荒亡留連之諫晏子之言則剛且直矣惟其發於至誠故景公說之而命太師作君臣相說之樂故曰為君何尤為君者好君也美晏子伯者之佐尚能以此動悟其君之心而況古者大臣之事哉蔡節齋訓解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在中故以信志言馮椅輯注孚兌之言九二象占信志也二與三其志相信非苟為相說者也馮曰其志可信而信之馮椅輯傳九二字兌吉悔亡贊曰孚兌之吉信志也程正叔曰承比陰柔說之當有悔剛中故吉而悔亡馮當可曰比三而說之說而信必其誠可信也故有說之吉兌說之悔以中正剛明故也鄭齊舉曰成兌之主在三初遠之二比之遠之者不流於說雖同體和而不同也比之者其情密其交深其能悔亡者陽剛而得中也陰陽之情近而相得則相孚非正應本有悔也唯其以剛明中正而合故相說而吉其悔乃亡右明象占

田疇學易瑣錄
兌九二 兌之道



九二孚兌吉正信志也兌以剛中柔外為卦九二九五剛中者也上六柔外者也九二親於六三同體而相比又居互卦離體之下離麗也以說而附麗者也自常情觀之則必說於陰而親於小人矣若果與六三為說則可知有悔惟其中心既剛變震變長震動也艮止也以剛而見於動止之間故能不事諂媚以妄說于人其自信於志者惟兌之剛中之道而已他非所愛也豈非兌之九二有孚於中者歟不得其吉則不亡其悔故曰孚兌吉悔亡卦變為隨非自信其志則詭隨者也趙以夫易通二用而柔上與五應相孚以心何吉如之悔亡者當位有應不可復還為剛也易核總義以九居二其位不正又上无正應而近比於陰在兌之時能无悔乎唯二之陽剛得中為中心誠實孚兌也內有相孚之志則位雖不正而非由於邪佞雖比於陰柔而守志不可移志出於孚則已不疑於人而人亦信其志此孚兌之吉所以悔亡趙汝楫輯聞子兌之言信志也六乘三為不

當二之。此之于其德。非于其傳。故其交孚以志不以貌。此得吉之由也。不然。說不以正。又何吉乎。徐相直說九二孚允吉。止信志也。二比於陰。宜有悔。惟剛中之德。孚信內充。和而不同。故吉而悔亡。象言剛實孚信存于中。也。張應珩解九二在中。民皆信其為說之志。是以吉而悔亡。陳深讀易篇。孚允之吉。信志也。九二雖近三陰。以剛實內充。非求容說於人者也。五雖不應。二居中。而自信吾之志而已。蘇起翁讀易記九二亦無應與。而與六三來。允之小人親地。宜有悔矣。而九二剛中孚信以為允說。見可說者。而後說之。說之不以道。不說也。自守不失。和而不同。故其悔亡。且言蓋彼自來允我。自孚誠相與。孚信存於中。而其志不苟。是以有悔亡之吉。二三四五離。豈不知孚信以為允說乎。卦變隨。若其動而說隨。則非孚允信志矣。丁易來象義。孚允之吉。信志也。九二剛實居中。與九五同德相孚。其志相信也。或曰。互離伏坎。為志恐泥。鄧錡圖說九二孚允吉。止信志也。九二守中。三未說之。九二說之。不以道。則不悅也。二近於三。理似有悔。二與五孚。其悔亡也。允者。說也。其體說也。不必有應。故二五之孚。允之吉也。故曰孚允吉。悔亡。象曰。孚允之吉。信志也。謂信以發志也。吳澄纂言。孚允之吉。信志也。以誠信之志。待六三也。俞瑛集說。二與初同德相信。其志蓋在初。

而不在三也。二剛中有守。決不妄說于三。故曰孚允之吉。信志也。係八原。皆九二剛實居中。故有孚也。孚允吉。悔亡。上近六三。本有悔也。以剛處柔。故得吉而亡其悔也。象曰。孚允之吉。信志也。君子體而用之。心之所存為志。二剛實居中。孚信存于中也。志存誠信。豈至說小人而自失乎。是以吉也。胡震衍義。九二孚允吉。止信志也。二承比陰柔。說之當有悔。二剛中之德。孚信內充。雖比小人。自守不失。故吉而悔亡。夫世之不誠而說者。匿怨而反其人。藏怒而親愛。口蜜而腹劍。情疎而貌親。甚矣其欺也。古語有曰。世之人。糊塗強笑。語出肺腑。相示。指天誓日。不相棄背。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反眼若不相識。而又下石焉。其如孚允之吉。何如哉。允之九二。所以吉者。唯其說以誠耳。想其容貌之和。肺腑之通也。言語之洽。情文之實也。和說之真。表裏之一也。人疑以陽居陰。承比陰柔。宜有失。正過說之悔。然剛中之孚。足以行焉。此悔之所以亡。七十子之說。夫子皆心悅誠服何也。以我之誠。故彼之說我者。亦以誠也。是知說人之道。辭惠不可以為說。惟誠意之克實。則說斯善矣。象曰。信志也。心之所存為志。二剛實居中。孚信存於中也。志存誠信。豈至說人而自失中。是以吉也。朱子發曰。石磻石厚。父子也。叔向叔惠。兄弟也。子產伯有同族也。雖比也。豈能說之。素書

永樂大典

卷一五一四二

曰。貌合心離者。豈乎兌之義乎。張清子集註。象曰。乎兌之吉。信志也。立行可曰。二乎兌之有悔。雖不若初。和兌之吉。視五之乎。于剝則有問矣。愚謂九二剛實。故為乎兌。上近六三之柔。故有悔。居中故吉。而悔亡。二處大臣之位。當兌說之世。而天下視其所說。以為趨向者也。苟非乎信出於剛中之志。鮮不為六三說媚之所惑矣。趙珪解九二乎兌吉。一信志也。乎。誠信也。九二履剛中之道。而行其乎信之誠。發見於外。人見其剛中乎信之德。故喜說之。所以吉也。三為說之主。而未說於陽。二切近比之宜。有悔以剛中之故。其悔乃得亡。象云。信志謂信其剛中之志。而說之也。陳應潤又變易經九二變隨。上兌下震。男女感說而相孚。乎兌之吉。又勝於和兌也。二居臣位。變又為柔。與上之五剛為應。所以相孚而吉也。五陽雖剛。而兌之才柔弱。二陰雖柔。而震之才剛健。以剛健之臣。隨柔弱之君。裁決庶政。進退百官。上信其志。其悔乃亡。晉王衍問。既瞻老莊與聖教。同乎異乎。瞻曰。將死同。衍善其言。辟為掾。世為之三語掾。此一言而乎說也。解蒙精蘊大義。先儒曰。二乎兌之有悔。雖不若初。和兌之吉。視五之乎。于剝則有問矣。蒙謂剛實居中。而處悅。乃和而不同者也。

六三來兌凶

程子傳六三陰柔不中正之人說不以道者也。來兌

永樂大典卷一萬五千四百三十二

十二

就之以求說也。比於在下之陽。柱已非道。就以求說。所以凶也。之內為未上下俱陽。而獨之內者。以同體而陰性下也。失道下行也。朱子本義。陰柔不中正。為兌之主。上无所應。而反未就二陽。以求說凶之道也。王弼註。以陰柔之質。履非其位。來求說者也。非正而求說。邪佞者也。孔穎達正義。三為陽位。陰未居之。是進來求說。故言來兌。而以不正求說。佞邪之道。故曰來兌凶也。要義六履非位。而求說為來兌。凶。見前上。辨注。李鼎祚集解。虞翻曰。從大壯未失位。故未兌凶矣。都絮易變體義。此兌之失也。而又辭云。兩者共之。為卦一陰乘五陽之上。而其義為決者。五剛決一柔而去之也。兌之六三。柔過乎中。為小人之象。內乘二剛。以為說若小人乘君子之上也。於是二剛自下而進。則決之之禍至矣。故變體為決。而曰來兌凶。大孔子嘗曰。舉枉錯諸真。則民不服。謂舉而錯之於其上也。小人而居君子之上。則害治以傷民。君子其容之哉。蓋易以往為之外。以未為之內。一陰宜進二陽。以去乃敢之內。以乘剛。故人所不服。而為二剛所決。焉此與需于血同。其所以異者。需之四。在一體之下。而兌之三。居一體之上也。故至於凶焉。甚於需矣。雖然。夫以一陰乘五陽。乃為五陽決而去之。是夫一陰乘二陽。而亦有是義者。彼以六爻之全體言之。而此止以下卦之變體言之。

故為兌之夫而已。蓋與夫之全體異焉。且夫之兌者，君子以決小人為夫，而所以說之者，道之權也。豈終與之悅哉？兌之夫者，小人以柔君子自悅，而所以決之者，義之正也。故直以來兌為凶焉。趙復齋說以三畫卦言之，剛中柔外，以六畫卦言之，陰未居內也，剛中而說正也，陰未而說邪矣。蔡節齋訓解來四也，柔居不正之位，比四為說說而夫正者也。馮椅輯注六三來兌，就人以求說之象。凶占趙汝楙輯開六三來兌凶，未者由外而內，說貴剛中，苟能守正，則志同道合，雖不即人人，將即我自，有交說之理。六三不剛不中，柔而求說於二，夫已以媚人人，必見拒，以斯為說凶之道也。姑汾適叟註類指龜居不獲正處，不守中為兌之口，來求兌也。志在諂佞，求說於人，宜有凶也。如漢武帝時，江充小人以譎詐之行，強說于上，諂媚求愛，縱或得之，終成夷滅之禍。如東方朔亦未免俳優之類也。陳深讀易篇六三來兌凶，六三陰柔不中正，為兌之主，上无所應，反來求說於在上之陽，陰性向下，既不正而求，則是妄動而求說，所以凶也。三至上互體為大過，故凶。丁易東象義六三柔而不正，求說於二者也。兌自壯未六自五而未三，以說于二，故曰未兌，所以為凶。此又以不正求說致凶之象。吳澄纂言六三六居第三畫為兌之夫，未兌象也。三不中正，下求

水樂大典卷萬五千四百三

三

說於二，故曰未兌。小人以諂說媚君子者也。凶占也。俞琰集說六三來兌，凶六三陰柔不中正，犯分而妄說者也。以九二不與之比，乃未致九四以為說來，與豐六五未章之來同。彼以上而致下，故吉。此以下而致上，故凶。胡炳文通六三陰柔不中正，而求說於剛，初剛而正，二剛而中，必不從也。凶可知矣。董真卿會通王氏宗傳曰：六三居兩兌之間，一兌既盡，一兌復來，故曰未兌。夫上下四剛皆君子也，三以小人廁乎其間，而位則不當，左右逢迎，惟以容說為事，此小人之失正者。故於兌為凶。齊履謙本說未至而急就之謂未。梁寅參義陰必說於陽者也。三為說之主，不中不正，而求說於陽，此小人之說君子也。所說如是，則象曰來兌之，小人固凶矣。而君子受其說者，亦豈免乎。

凶位不當也

程子傳自取不中正，兌與而妄求說，所以凶也。卜子夏傳六三來兌凶，止位不當也。兌者陽說陰也。過說

於上，柔以來人，使人從欲者也。何以終哉，凶其宜也。王弼注象曰：未兌之凶，位不當也。重言位不當也。十六本卦一陰附履，孔穎達正義位不當者，由位不當，所以致凶也。李鼎祚集解案以陰居陽，故位不當。諂邪求說，所以必凶。陳子齋說物相雜，故曰大。大不當，故言凶。生為兌，而有未夫

中夫失故凶。中則當。張紫巖傳六三未先凶。止位不當也。處四剛中。未者
說之。是謂導說之人。故凶。孟子以公孫衍張儀為妻婦之導。謂夫事君容
說。而以順為正。俯仰祇愧。何以自立於天地間也。戒之哉。郭雍解未先。求
說也。說自有道。其可求乎。夫道求說。是以凶也。李光讀易詳說三陽位。而
六以陰柔居之。不正也。以象邪佞不正之人。欲以非道媚悅正直之君子。
必為所斥逐。其凶宜矣。君子小人。猶水火燥濕之不同。以帝堯之聖。猶畏
殺人。孔子之聖。亦曰遠佞。是知邪佞之人。急於求進。是亦在上者有以未
之。非剛明之君子。未有不為所眩者。唐明皇之悅李林甫。德宗之悅盧杞。
亦其資道相違爾。六三為先主。自處非正。故小人得以乘之。此有間而可
入也。如好色好貨好田獵好用兵。以致彼池苑園之觀。各因其所好而投
之。故象曰。未先之凶。位不當也。以急於求說。而自處非中正之位。說不以
道。至亡國敗家。其凶可知矣。朱漢上傳先與之反。初二三皆自外來。柔不
當位。而柔剛未挽於二。說之不以道者也。故曰未先。三高位也。柔邪而說
高位凶矣。故曰未先凶。楚費无忌。漢息夫躬。唐伍文季。李衡。義海。徽。要三
為一卦之主。而不以正用說。欲以邪說相求。則真。誘掖奉陽使之說。已者
治容誨淫。邪行未先凶。其宜矣。惟三陰柔不正。下親于二。二避之而不納。

故稱未先凶也。免體趨下。是未親于下也。二以不處其正。是以避之。故一
陰為四陽之主。未者已皆說之。如一小人居四君子也。聞誦佞之人不當
其位。所以凶。在剛中窺餘未先。謂不自守。未而求說也。以又言之。先以剛
中柔外為正。柔外則柔當外。今反內比。是求說者也。易傳曰。上下俱陽
而獨之內者。以同體。而陰性下也。杜已說人。不以道凶。夫虞氏謂先從大
壯五未居。三未而失位。故未先凶。集傳謂先與之反。初二三皆自外來。揚
萬里傳。聖人之誅盜。輕於誨盜。先之六三。位不當是也。夫先之六三。其陰
柔邪佞。揆此以未而求說於上。鬻而不售。已之吉。亦國之吉。鬻而售。已之
凶。亦國之凶。六三之凶。于而身。不足咎也。說六三之柔佞。而求之既未之
又位之于下卦之上者。可咎也。位小人于上。可謂位之而不當矣。位之而
不當。一佞柔。萬佞柔。不凶于而國乎。故廉未之得位凶。于廉未亦凶于商
恭顯之得位凶。于恭顯亦凶于漢。六三以說而未。未而凶。豈六三之罪哉。
林東集解六三上體為巽。下體亦為巽。以陰居剛。而在下卦之上。上先其
應。而介於九二九四之間。二文皆離。而四又先也。故曰未先。未而說之也。
巽為入。故有未先之象。六三居下卦之上。以一陰而處四陽之間。自以為
獲上下之應。緣九二九四先違拒之意。而又欲因四以求五。因二以求初。

故極其柔莫之行。以為媚說之資。是以謂之未兌也。然九五居尊為兌之主。而六三小人竊處非據。苟以柔莫取媚上下。將以誘而未之說。之不以其道。五之所不容也。欲先凶得乎。故子曰未兌之凶。位不當也。說者皆謂三舍四而求二。謂之未兌。未三上下皆莫。未承皆剛。未而從二則莫乎剛中之君子。而不夫為遷善之小人也。又何咎之有哉。借使三未求二於義不可。二不之與。而四已柔之。則亦悔吝已蓋而已。何遷至於凶哉。惟其不度德不量力。以小說大。將以親視非望。為九五所不容。故其凶不可逃也。揚慈湖傳六三之正應在上六。今不從其正。而從其不正。未比於二。是說於不正也。六三之傳亦稍高矣。惟賢者宜在高位。而說於不正。不當爾也。上六九二。不必以人言。惟以正不正言。陰陽相應。兩陰不相應。李謙齋詳解兌之義。雖主乎說。而說之不可以非其道。說之非其道。是容說者之為也。六三陰柔不中。不當其位。而未就二陽以求說。諂取容。无所不至。其為失正甚矣。以此而未。誰肯受之。其凶也宜哉。馮椅輯注未兌之凶。六三象占。位不當也。自外未居。不當其位。故凶。此孔子之例也。馮椅輯傳六三未兌。凶。贊曰。未兌之凶。位不當也。程正叔曰。陰柔不正。說不以道者也。未兌。就之以求說者也。比於在下之陽。程已非道。就以求說。所以凶也。程

水樂大典卷萬五千四百三

十五

可久曰。柔自外未柔剛。不能安於非據之位。故凶。六自九未居之。夫尊位而說下。兌澤非坎水比也。坎水潤下。而兌澤以上出為功。觀坎兌之畫。可見矣。今澤不上出而下趨。此澤之漏泉者也。故凶。况三之位。自多凶乎。說卦論三五多凶。多功之殊。曰貴賤之等也。然則夫貴得賤。其凶可知矣。贊所謂民之勞免者。皆指此爻也。右明象占。

田疇學易蹊徑

兌六三 兌之六

	兌下	兌從離未。離之二居下。
	兌上	兌之三。未為兌之主。以陰居陽而失位。故曰未。
	兌上	兌凶。位不當之象。

六三未兌。凶。上位不當也。卦又以外為性。之內為未。兌以剛中柔外為卦。柔外則柔往而之外。可也。今六三在內卦之上。反以陰柔為內。說之主。又居互卦巽離之中。巽入也。離麗也。是入而附麗于二陽。以未而求說於內。陰未說陽。邪佞之道。然陽為君子。陰為小人。三以六變九。兌雖為乾乾

永樂大典

卷一五一四二

健也。其說而健也。尤足以見小人之心。且禮不妄說人。今三之妄說乎人。已為非禮。而二既為君子。必無難說。又豈肯受小人之妄說哉。君子違。則小人不可因說而苟安乎君子之上。必為君子決而去之。所以為六三之凶也。但不當者。不但以陰居陽。為不當其傳。然柔不之外而之內。不當柔外之位。故也。况乎三之陰。又居二陽之上。而為內卦之主。皆不當其位之象。孔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九二之孚。兌求諸己者也。六三之柔。兌求諸人者也。卦變為夫。說於夫決者也。鄭汝諧翼傳。成兌之主在二。初遠之。二也。遠之者。不流於說。不通於邪。雖與之同體。和而不同也。其行无所疑。比之者。其交深。其情密。其能悔亡者。剛陽而得中也。剛陽得中。自信必固。故曰孚。兌吉悔亡。悔亡。生於吉也。信非信於人。自信而已。故曰信志也。三居二剛之上。以柔說剛也。君子之說人也。不媚乎人。三之不中。其說人而媚之。故曰未兌。凶。易以違為往。以反為來。三之說二剛。有反而就之之意。是媚也。所以媚者。由其所履之不當也。趙以夫易通。三以柔居陽於位不當。上無其應。安得不凶。未兌者。兌自乾來也。若變為夫。則為君子。夫夫之無咎矣。易核總義。六三以陰柔不當位。乃下比二陽。枉道而從之。自上而下曰來。故言未兌。三之上下皆陽也。陰柔不能尚往。而獨安於比。

下者。陰性就下。夫道以求說在人。則說說任邪側媚。以取容者也。凶。孰大焉。趙汝楫輯。開未兌之凶。位不當也。柔居剛位。為不當。徐相直說。六三未兌。凶。位不當也。三。陽位也。六。柔居之。是求說也。故曰未兌。凶。象言其以陰居陽位也。張應詒解。六三不當位。是未求說者。必事佞媚。故凶。蘇起翁讀易記。以六居三。不當其位。故為未兌。六三為陰居上下四陽之間。陰柔不能上往。性但下流。故未就求說。所以為凶之內。為未下體二陽以陰就陽。而求說。兌女失身。就人未免。脅脅諂笑。以為容說。說之不以正也。宜乎有凶。三四五。互其順而未就也。丁易來象義。未兌之凶。位不當也。六三位不當。以柔居剛。欲說乎二。不得其正者也。鄧琦圖說。六三未兌。凶。位不當也。六三剛中而柔外者也。柔於外者。就乎人也。九二守中。非所以能說之也。三未悅之。自滅其中也。以說滅中。兌之凶也。故曰未兌。凶。象曰未兌之凶。位不當也。柔居剛位也。吳澄纂言。未兌之凶。位不當也。不中正。故諂媚以為說也。俞琰集說。位不當。明六三位不正也。乾正位在九五。坤正位在六二。震以初九。離以六二。艮以九三。巽以六四。坎以九五。兌以上六。或以六三為重兌之主。非也。保八原旨。六三陰居兌上位。不當也。未兌。凶。象上无正應。未就下而非禮。求說邪媚之小人也。說不以道。是以凶也。象

曰未允之凶位不當也。君子體而用之。以陰處陽。履非其位。所居不中正。允與而妄求。說所以凶也。胡震衍義六三未允。凶。上位不當也。說之義有二。有君子之說。有小人之說。以道義相歡。以禮樂相示。以中和相與。斯之謂君子之說。以貨利而合。以黨與而親。以枉道而求。斯之謂小人之說。由君子之說。則象甫之都會也。由小人之說。則萬惡之淵藪也。允之六三。為允之主。其質陰柔。其處不正。其位不中。其於說道。已允本矣。上允正。應下比同體。其所以求說者。又非其正矣。况其失道。上交无應。而復求就下。二陽以為說。其凶宜矣。象曰。位不當也。言以陰居陽位也。雖然。三之所以未允者。初與二也。以初之正。二之中。而就之。其庶幾於能就有道者矣。何以凶。曰。君子之求說。必先自正。然後能親天下之正。佛躬欲名孔子。而孔子未嘗往。王驥欲交孟子。而孟子未嘗與之言。以柔邪不中不正之資。而欲親剛中剛正之人。多見其不知量也。楊氏曰。聖人之誅盜。輕於誨盜。允之六三。陰柔邪佞。挾此以求。而求說於上。嚮而不售。已之言。亦國之吉。嚮而未之。又位之下。卦之上者。可咎乎。位小人于上。可謂位之而不當矣。位之而不當。一任求。眾任集。不凶于而國乎。故廢求之得位凶。于廢求亦凶于

永樂大典卷萬五千四百一

七

商恭顯之得位凶。于恭顯亦凶。于漢六三說而未求。而凶豈六三之罪哉。張清子集註象曰。未允之凶。位不當也。童溪曰。六三居兩允之間。一允既畫。一允復求。故曰未允。夫上下四剛皆君子也。三以小人廝乎其間。而位則不當。左右迎逢。惟以容說為事。此小人之夫正者。故於允為凶。丘行可曰。六三柔而不中。故求就下之陽。而有妄說之凶。允他以柔居剛位。不當故也。求者反而之內也。愚謂上下承柔皆剛。而獨求俯就。九二何耶。蓋三與二同居下體。陰性順而就下也。趙桂解六三未允凶。上位不當也。允之利在乎得正。六居三不中不正。為說之主。未就下之陽。以求說。又求上之陽。未而說之。是所謂未說者。曾不顧禮之正否。其凶當如何。象曰。位不當。以一陰處眾陽之間。不中正。以來人之說。是以凶乃所處之位。不當也。胡炳文通未允之凶。位不當也。四比三之陰。有商允之疑。初剛正去三遠。故未有疑。陳應潤又變易經六三未允凶。上位不當也。下卦之允。未往。上卦之允。已來。故曰未允。六三變去。下卦為乾。乾之剛健。安能行乎。允說之時。况三居不當之位。允君可依允權。可執而往。未允說之地。欲行夫夫決之才。欲其允凶不可得也。後漢禰衡。少有才辯。尚氣。勇傲。初做曹操。操不欲殺之。送劉表。復侮悖表。表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褊急。故送

衡與之。又罵黃祖。卒為祖所殺。未允之凶也。若此。解蒙
精茲大義。蒙謂允與而託。以陰柔而居不中。故也。九四商允

未寧介疾有喜

程子傳四上舉中正之五。而下比柔邪之三。雖剛
陽而處非正。三陰柔陽所託也。故不能決而商度

未寧。謂擬議所從而未決。未能有定也。兩間謂之介。分限也。地之界則加
田。義乃同也。故人有節守謂之介。若介然守正而疾速邪惡。則有喜也。從
五。正也。說三。邪也。四近君之位。若剛介守正。疾速邪惡。將得君以行道。福
慶及物。為有喜也。若四者得失未有定繫。所從耳。朱子本義四上舉九五之
中正。而下比六三之柔邪。故不能決。而商度所託。未註有定。然質本陽剛
故能介然守正。而疾惡柔邪也。如此則有喜矣。象占如此。為戒深矣。趙與
迦易遺說。朱子語錄。允與卦爻辭。皆不端的。可以移上移下。如利卦之類。
皆確定移不得。不知是如何。允商允之類。皆不甚親切。為復是解。書到末
稍會。頓了。看不子細。為復。聖人別有意義。但先儒解得。亦皆如此。先理會
五。獨註商。商量裁判之謂也。介。隔也。三為佞說。將近至尊。故四以剛德裁
而隔之。是內制外。是以未寧也。處於幾近。剛邪介疾。宜其有喜也。商。如字。
鄭云。隱度也。介。音界。隔也。馬云。大也。近。附近之近。孔穎達。正義。商允未寧

者商。商量裁判之謂也。夫佞邪之人。國之疾也。三為佞說。將近至尊。故四
以剛德裁而隔之。使三不得進。臣內制外。未達寧處。故曰商允未寧。居近
至尊。防邪隔疾。宜其有喜。故曰介疾有喜。李鼎祚集解。虞翻曰。巽為近。弟
市三倍。故稱商允。變之坎。水性流。震為行。謂二已變體比象。故未寧。與比
不寧方未同義也。坎為疾。故介疾。得位承五。故有喜。都絮易變體義比允
之節也。而又解云。商者。節之為吉止也。九四介乎六三九五之間。正有所
未足。斷有所未至。於上下邪正之際。擇利而為之。未安於所其處。則疑於
所說而未能止也。然六三不正。而在己之下。有柔剛之難。而不我能即乃
能一志。以從上而止焉。故方其為允。則曰商允未寧。變而為節。則曰介疾
有喜也。夫節止也。艮亦止也。此不取艮而取節者。艮之止自然也。節則制
之而後止也。始也。商允而未止。至於介疾而後止焉。此其所以為節歟。夫
節之六四。亦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蓋允之九四剛而不正。故商允而後
能承上。節之六四。柔順而正。故志在承上而安節焉。然此利而行之。與彼
安而行之者不同。故為允之節而已。趙復齋說體與初同。而情異者。卦重
之六三在下也。商度故未寧。介於二體。絕三說。五乃有喜。兩項安世。玩解
商允未寧。指三與五也。商者。交易往來之名。三為五而得。屬五為三而得。

凶。兩又相易。皆未寧也。彼皆高兌而未寧。四乃介疾而有喜。然則動而求
說者也。未必不為福。靜而受疾者。未必不為福也。聖人之訓深矣。介疾
有喜。介。間也。兩者之間。人所守以為限別也。故物之有兩者。謂之介。有守
者。謂之介。有別者。亦謂之介。一在兩中。故可謂之小介。五是也。一能制兩
亦可謂之大介。大介是也。豫之六二。能以中正自別。不與禍交。故為介于石。
晉之六二。守其中正。以俟上之明。卒受其福。故為介福。兌之三五。兩又相
易成卦。九四介於其間。守其不止之位。而不肯動。故為介疾。介福者。介者
之福也。介疾者。介者之疾也。然其疾有喜者。五與四本比。及降為三。復與
四比。四雖不動。而說自隨之也。凡疾之愈者。為有喜。死妄之疾。勿藥有喜。
損其疾。使遠有喜。皆指疾愈為言也。凡陰陽相得。為有慶。故象曰。九四之
喜。有慶也。明九四所守。本應有疾。因陰陽相得。故得愈也。蔡節齋訓解九
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商。度量也。上承下比。未能自決。故商度未安。所向
也。疾者。比乎不正。而為己害。謂三也。若介然去之。而承五之中正。則有喜
也。馮椅辨注九四商兌未寧。內外和說。而有間之象。商。說文從外知內。
介。疾有喜。占。介猶辨介之介。限也。未寧者。以有疾之者也。能限之。則有喜
喜者。君臣相得之辭。趙汝楙辨。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商。謀度也。介。

水樂齋卷一萬五千四百一

十九

剛介也。疾。陰陽不和之證。九為剛德。宜得兌說之正位。適居柔上。仰九
五之剛。專於義。當說。俯比六三之柔。俟於情。不能不說。說否。相疑難於自
決。於是商。謀度。而不自安。僅能介然特立。說而從五。雖未免見疾于三。
然自有可喜者存也。姑汾通史。証類。指龜商。量行止。為兌未寧者。六三。詭
佞於上四。以剛德。裁而隔之。介。隔也。匡內。割外。是以未寧也。介。去其病。有
喜也。如漢汲黯。內以匡救武帝。外以隔去公孫弘等之佞。武帝雖暴。終不
致害。是有喜也。丁易。東象。義九四。介乎陰陽之間。體為兌說。欲往五。則說
三之陰。而不肯上進。欲來三。則非其正應。而有疑。然而之五。義也。非利也。
之三。利也。非義也。故商兌。而未寧。如商賈。商度之象。然六三。陰柔。夫位。憂
險。吝者。存乎介。九四。陽剛。君子。終於疾之。而不從上。從九五。則勿藥。而有
喜矣。或曰。說文。從外知內。曰商。從外知內。即古人所謂。商除也。商除者。因
實而求法者也。實見於外。法隱於內。即揆度之義。以象言之。九四。下有
互巽。巽為近利市三倍。商也。圖利者也。又互離。伏坎。坎為疾。或曰。兌正。秋
秋為商也。此又介乎陰陽之間。而能從陽者也。陳深。讀書。篇九四。商兌
未寧。介疾有喜。四在三五之間。欲上。承九五。又欲下。比六三。去就。不決。故
商度。所說。而未定。互離。與兌。為齋具。互巽。於市。為利三倍。商賈之象。兩間。

為之介分限也。地之界加田義亦同。故人有節守謂之介。四居三五界限之間。能介然去三之柔邪。從五入中正則有喜也。陰陽失位為疾。九四失位疾也。凡疾之愈為有喜。無妄之疾。勿藥有喜。損其疾。使逸有喜。皆指疾愈。四能介然自守。知所說而從則其疾愈而有喜也。許魯齋讀易私言。處下而說則有樂天之美。處上而說則有慕爵之嫌。初九雖無應。猶可也。一本作故初九無應。猶可得吉。九四雖有應。一本九四雖有應。尚多戒辭也。一本也。字然以剛說之才。易得勝任。故有應者先不言。而無應者亦有免之道云。一本勝任。下作故有應無應。皆有得吉之道云。天澄纂言九四九居第四畫為兌之節。商兌象也。商度量也。與周書商賚九章商工商除之商同義。四下比三柔。上承五剛。皆其所說。故商度其所說而未定。未寧。介疾有喜。占也。未寧者。未定也。四與五同體同德。始雖商度未定。終能舍三說。五介疾者。介乎上下之疾。有喜者。疾安也。未寧之疾。安謂先復有不定之意也。度量待洽。切舍三音。捨先復。秋立切。俞瑛集說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商度也。未寧。未定也。九四上承九五。下比六三。故不能決。而商度所說未定。以九居四。爻剛位柔。半動半靜。故其象如此。介如地之體介。各有分限。不可侵越也。人有節守。亦謂之介。與豫六二。介于石之介。

永樂大典卷一萬五千四百二

干

相似。疾指六三之柔邪。四雖與三相近。然三居下體。四居上體。各分上下。非若豫六二與初六六三同體也。四也。介然自守。不與之比。則三雖柔邪。安能為吾疾害。如此則四之從五也。專而有君。臣相說之喜也。胡一桂纂註徐氏曰。兩問謂之介分限也。人有節守。亦謂之介。若介然守止。而疾速邪惡。將得君行道。福慶及物。為有喜也。天下之理。是非不兩立。公私不並行。好善則疾惡從。正則遠邪。此君子小人之分也。然邪念未易去也。自非介然剛特。有守之君子。鮮不為邪柔之所移奪。一牽於邪。柔則將淪胥。而為小人之歸矣。豈不可畏哉。况夫以陽剛之才。處近君之位。詰王以八柄。馭臣者也。所以奔走服從於其下。而求說於我者。先所不至。况又與之親比者乎。商兌未寧。正天理人慾。公私界限。處不可不審。所從也。聖人以介疾。有喜言之。所以開示正道。提防邪心。其意切矣。胡炳文通四介乎三五之間。商兌而未寧。必舍三從五。截然有限。介然有守。疾邪如此。有喜矣。蓋位柔有商兌之象。質剛又有介疾之象。或能如此。則三雖欲為之疾。可有喜矣。疾與喜相反。先妄之疾。損其疾。皆以有喜言。齊履謙本說行疑于其心之謂商。商度也。疑慮之意。未寧。未可以為寧也。寧謂安其事也。疾惡也。既惡之。則其絕而不為。可知。四以陽剛之才。居大臣之位。而上承剛明中。

止之君故其象如此喜謂得君之喜梁寅參義四上則說於五下則說於三從五則與之同德其說為正與三則比於陰柔其說為邪四以剛而居柔剛則欲往從於五柔則不能舍才三是高度所說而未定也然以義言之則去私比而順中止乃致亨之道也故四能守其節介而疾惡柔邪則有喜矣如大臣之絕私黨而忠其君學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程子傳所

謂喜者若守正而君說之則得行其剛陽之道而福慶及物也下子夏傳九四商兌止有慶也幹居臣位商量宜制祇上使下不敢自安皆獲所說必得其慶也故大速有喜也王弼注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重言有慶也四大畜升豐兌各一孔穎達正義有慶者四能互內制外介疾除邪此之為喜乃為至尊所喜天下蒙賴故言有慶也要義向兌介疾謂大臣裁任剛邪故有喜凡前上曰仁李鼎祚集解虞翻曰陽為慶謂五也張橫渠說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通其邪使進而上則小人道長而不寧以諂為疾而拒外之則終不失其得偶之慶也蘇軾傳九五兌之主也上有上六下有六三皆其疾也傳曰美疹不如惡石九四介於其間以剛輔五而議二陰者也故曰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言疾去而後有喜也疾去而後有喜則

水樂大典卷一萬五千四百三

三

易之所謂慶也陳了齋說商如商賈之商介如介爾景福之介疾者未寧也商而獲助斯有慶矣乎在九五而四能承之是以獲助張紫巖傳九四商兌未寧止有慶也商度也從君何商其以六三邪佞取容當斷然疾而去之邪四之所以深思慮為國家天下計至厚如是則天人喜之上得于君而利澤行乎天下矣下柔三上比五為介三承之已莫之應為疾兌西方為商五巽巽進退為未寧五離離亨嘉為有喜且小人賦說之性本幸一旦進用終之導君於非止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是安可不思所以疾之而為天下國家除害也郭雍解當兌之時處上下之際不妄從說而擬議不違寧是知所擇者也為且如此賢矣我故終有介疾之喜也介然自守外患不能入故能全兌說之喜喜非獨一身而已終亦有及物之慶也昔伊尹五就湯五就桀湯三使往聘之然後幡然而改所謂商兌未寧者如此至於享天心革夏正所謂有喜有慶也且陰者陽所說也捨所說而比五故為商兌之義然兌之象剛中柔外其象上行九四捨三而比五上行也至於九五比上失在小人蓋亦上行之義雖其性均本于象而得失之異係乎又伊川曰兩間謂之介介分限也故人之守節者謂之介李光讀易詳說六三未兌此取佞邪之人如蠅之營營驅之復來者九四以

剛直處近君之位。欲有以排却之。而未知計之所出。故擬議商度不違寧。慮然終獲有喜者。遇九五剛明之君也。不然其身之不暇。休憂未艾也。故象言九四之喜有慶也。喜在我慶在。一人與天下也。邪倭之人。聖人之所甚疾也。知之非難。去之實難。以周公之聖。猶不免見疑於成王。觀鷓鴣之詩。其心之靡寧可知矣。心之靡寧。以王室之靡寧也。然則九四一爻。非周公其孰當之。未漢上傳辭。允為蔽貝貨財也。四動離為震。噬嗑為市之象。其變之其於市也。為利三倍。商賈之象。商賈度利而動。故又為商度之象。動承坎坎勞卦。勞未寧也。商兌未寧者。擬議所從度利而未定者乎。介者陽剛介于三五之間也。從五正也。從三不正也。陰陽失位為疾。九四陽失位。六二陰失位。九四以君子疾。小人六三以小人疾。君子九四宜有憂矣。而有喜。九五陽得位為喜。四疾六三不與之交。動而正。上從於五。則君臣相說而有喜矣。夫唐虞文武之際。得人為盛。而四族三叔。未嘗不疾。君子然不害為治者。從君子而不從小人。可不慎其所從乎。易傳曰。若剛介守正。疾速邪惡。將得君行道。福慶及物。為有喜也。若四者得夫。未有定繫所從耳。李衡義海撮要四。以陽居陰。是說而能和者。又體剛而不為迂詭也。比于三。而不與之同體。是能專介而疾乎小人也。下同初而說於賢。宜其

永樂大典卷一萬五千四百三

三

喜而有慶。陽為賢。陰為小人也。故商取西方。舍剛斷之義。介者言剛介之德。嫉惡佞人也。三柔而已柔之。上柔而君近之。兌之時。不幸為邪柔。小人之所介。欲施說而不能。故商度而未安。然五剛而正中。終莫得而說之。小人不得其志。則病。小人病。則君子喜。是以四間於二柔之間。可喜也。連三有未兌之內。有乎利之屬。四處其位。豈得安乎。若能取介疾惡。喜必未應也。鄭剛中窺餘介與界適。蓋限際之地也。五以陽在上。三以陰在下。九四介于兩間。故謂之介。然則何以為疾歟。曰。四未知所從也。欲從陽則三陰為可說。欲從陰則五陽為中止所介。病矣。擬議所從擇所當說者從之。茲其所以未寧。鄭康成謂商為隱度是也。雖然五與三固易辨。四何至隱度而不寧。曰。四亦未正是以莫決也。及絕三。舉五說之意。定然後利。洋及物。故喜而有慶也。虞氏謂莫近利市三傳。故稱商兌。又陽為慶。故承五有慶。集傳謂商賈度利而動。故為商度之象。周虞說也。楊萬里傳兌說一也。而所以說者。有車若容說者。有以安社稷為說者。九四近君之臣也。故於兌說之時。傍徨馬躊躇焉。商權而謹擇焉。其心安得而自寧也。何也。懼容說之小人。有以妄說而病吾君之心也。君心動政。彼病之以逸豫。君心憂亂。彼病之以燕樂。君心裕民。彼病之以聚斂。君心靜治。彼病之以

或武。六三之未兌。即容說之小人也。非九四之剛正。介而隔之。使不得近於九五。其不為疾者鮮矣。六二者。君心之膏肓也。九四者。膏肓之蔽艾也。故九四者。六三之所甚不喜也。六三不喜。則九四有喜矣。非九四之私喜也。天下國家之大慶也。故魏徵用高封倫沮。李絳入而秦瓌去。春秋傳曰。介在東鄰。介隔也。林栗集解。九四上體為兌。下體為離。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下。下兌其應。而柔于六三之巽。承於九五之兌。故曰。商兌未寧。商度也。猶商賈之商。商兌者。商其利而說之也。三體巽。巽為近利市三倍。四體兌。兌為口舌。故有商利之象焉。然九五在上。而九四承之。將捨五而即三。則其心有所不安。是以商兌而未寧也。故曰。介疾有喜。介辨也。疾害也。陰為疾。陽為喜。九五中正。天下之所歸往也。六三不當其位。武人為于大君者也。四之於三。說其利。則與其禍。允乃害乎。初商其利。而卒虞其害。介然而絕之。然後得一意以承於五。五大人。四君子也。二陽相說。則得君行道。所謂有喜有慶者也。或曰。四之於三。剛上而柔下。有順而先違。為在其舍三。而即五乎。曰。凡說之連聲。同則相應。氣同則相求。是謂水流濕。火就燥者也。八純之卦。上下敵應。允相與之情。而九四上承九五。是以能相說也。為其居上下之交。而不得乎中正。既體乎離。又體乎兌。火動而上。澤動而

下。比乎六三。為利所誘。是以商兌而未寧也。然聖人作興。萬物咸覩。豈以九四之賢。而卒從六三之利乎。四體離離。明也。介而絕之。易耳。故子曰。九四之喜有慶也。揚慈湖傳。九剛四柔。若有立者。而不固。其止應在初。而未應近比六三。說媚之小人。心知其非。而實樂其柔媚。故商度所說去取。交戰于胃中。而未寧。聖人於是勉之曰。介然疾惡小人。則有喜象。曰。有慶者。言九四居大臣之位。國之治亂。係焉。能不近小人。則澤及民矣。李謙齋詳說商度也。上有九五中正之君。下有六二陰邪之民。處於二者之間。欲說乎五。而未得。欲說乎三。而不可。商度於中。未有所定。然能介然自立。疾惡六三之陰邪。則可以有喜慶矣。蓋三與五不兩立也。既能疾惡乎三。則五必說之。豈不得人君之慶也哉。自我言之。謂之喜。自人君言之。謂之慶。馮椅輯注。九四之喜占。有慶也。相得則曰喜。相樂則曰慶。馮椅輯傳。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贊曰。九四之喜有慶也。李仲木曰。允正秋也。於五音為商。程正叔曰。兩間謂之介。分限也。地之界。加田義乃同也。不特注。從五。正也。說三。邪也。四近君。若剛介守正。將得君以行道。為有喜也。朱子發曰。上從於五。則君臣相說。而有喜矣。商義難明。皆以為商度之商。六三未有此義。恐當是後世之語。不可以訓也。按說文。從外知內。曰商。差可以

永樂大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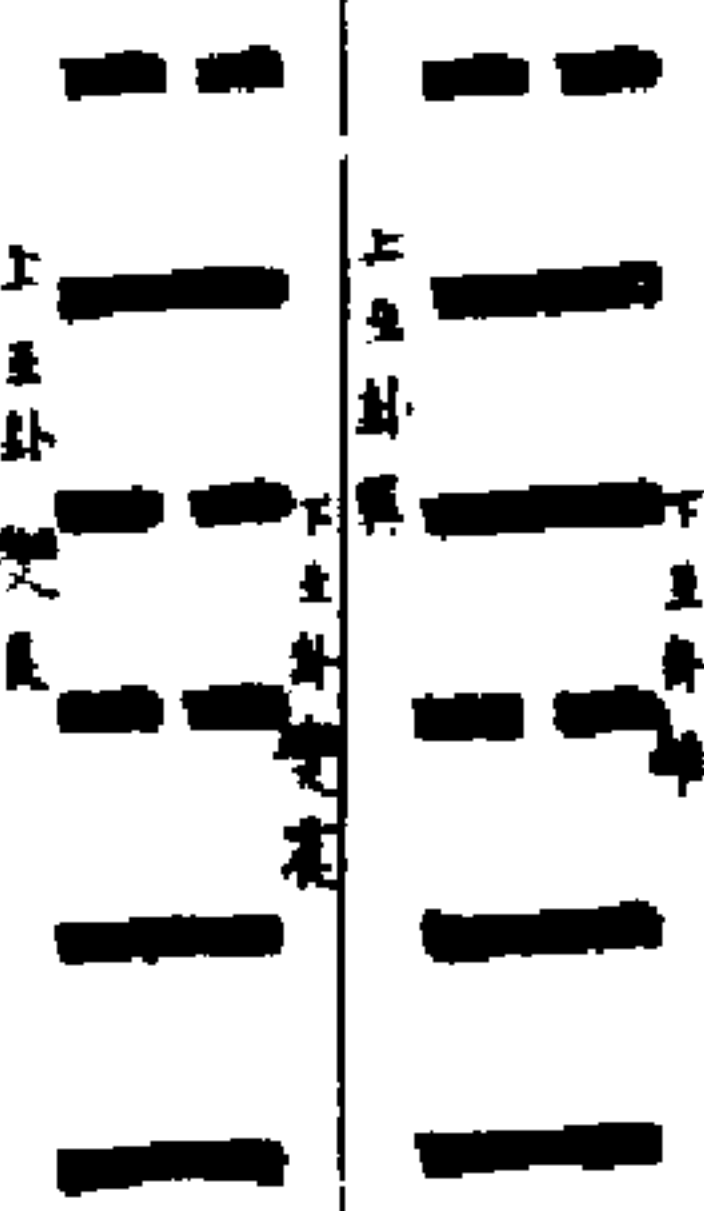
卷一五一四二

蓋兌道上行。所謂商兌之義。屬於五。不屬於三也。五在外。四在內。從五知四為商兌。蓋四五相說也。其未寧者。以六三為之疾也。六三之為疾何也。六三下有二。上有四。皆陰陽之相比者也。二同體而道上行。則三先意於二者也。上行則四美。而四又屬意於九五之君。介然不容。六三之相參。六三又隔上下之體。近而不相得。則疾四之從五。而不從己也。是以四之說五。而三為之疾。而未寧。唯四能介然截止六三之我疾。而有君臣相與之喜。充正秋中。二爻當八月之氣。故因取商象。猶履之禮。嗟嗟之中。合聲同則義通也。介離象互體也。剛外故疾不能入。與本卦之柔外。其取象又別。石明表占。鄭少梅曰。下二為陽氣猶盛。七月之象。中二爻。陰陽中分。八月之象。上二爻。陰過於陽。九月之象。所以九四。言商以見震角離微。坎羽之音也。郭子和曰。兌道上行。四舍三比五。上行也。至於九五比上。夫在小人。蓋亦上行之象。雖其性均本乎象。而得失之異。則係乎爻。王介父曰。易之文稱仇。稱朋。稱介。稱嚙。稱夷。皆稱其事而立辭。石明表義。

田疇學易蹟徑 兌九四 兌之節

永樂大典卷一萬五千四百二

十四



兌下 兌上 震下 震上
 兌為近利市三倍。兌又為不果。兌之口。良之言。震之聲。有商賈商量之義。商兌之象。震為聲。為動。震動於坎險之下。未寧之象。陽剛為介。坎為疾。互卦。

離為喜陽又為喜慶之象

九四商兌未寧。上有慶也。大凡陽說於陰者也。况在兌卦。六三之陰與九四相比。九四體趨下之性。而近比於三。則三者九九四之所悅者也。然四處五離之上。雖曰剛而內明。然處於五。其之中又變為柔。而變良變坎。變震。艮止也。坎陷也。震動也。以卑順柔其動。而為說。陷其中而止者也。然九五為兌之君。六三為兌之小人。九四說於君。則正而說於小人。則不正。况乎九五與吾同體。而六三之小人。止親比於我。而惑吾耳目之好。而柔吾愛慕之私者耳。是以四居三五之間。將附於所承之九五。歟。抑比於所乘之六三。歟。為九四者。當知所擇矣。故四也。擬議其得失。而定其所說。往來胥中。欲彼欲此。未得安寧。故曰商兌未寧。若能守剛介之性。疾柔佞之三。庶幾居近君之位。而以事君安社稷為悅。而不比小人為悅。則不惟徒有可喜而福慶之事。亦必有之。卦變為節。以事君為說。而守臣節者也。

魏了翁集義藍田呂氏曰。九四商兌。如賈求售。上說乎五。恐不獲乎上。是以未寧。能介六三。謂邪之疾。故有喜。喜則有慶。受上寵也。鄭汝諧翼傳。以此八。趙以夫易通商者。慶其可用。與不可用。四居二兌之間。五與為不累。欲不用。而但為兌。又欲用。而為節。所以未寧。疾者。失位先應也。喜者。得位有應也。疾與喜。一介之分。疾往則喜來。上與五乎。有慶宜也。易板總義。四比於三。而上承乎五。承五。正也。比三。非正也。慶其可否。而審慶之。則謂之商。可否。莫知其所從。則為商。兌未寧。未寧。則宜何從。以陽剛之德。介然守正。而疾邪於下。舍三從五。是為介。疾有喜。喜者。喜於從五。而獲祐。所以有慶也。趙汝謀解。謂九四之意。有慶也。九四商畧。以為說。此文之體也。聖人以疾。樂之。使其決意從五。則君且同德。喜且有慶矣。慶。感於喜。聖人誘人為善之機也。徐相真說。九四商兌未寧。上喜有慶也。剛德近君。不為容諂。方商。慶其適從。而其志未決。故曰商兌未寧。惟能剛介自守。疾速邪佞。將得君以行其道。則福慶及物。而有喜也。張應詒解。九四失位。界乎兩間。商議以為說。而莫知所從。故未寧。若介然自守。觀未兌以為疾。而擇其為兌之正。則有喜有慶也。陳深讀易。屬九四之喜。有慶也。九四去三從五。猶疾愈也。則非獨一己之喜。君且和說。福慶及物矣。蘇起翁讀易記。九四處

水樂齋卷一萬五千四百三

五

九五六三之間。上欲從五。而下亦欲從三。六三。陰也。陽之所說也。商。度其所從。而未安寧。若剛介。惡疾三之邪佞。而從五。則有喜矣。九四之喜。豈但喜而已哉。從君且有福慶矣。二三四。互離離明。豈不知三為未兌之小人。介然疾之。變卦變節止也。節而止之。介疾之謂也。丁易東象義。九四之喜。有慶也。九四介乎三。四若不悅。三柔。而上承五剛。則說所當說。所以有慶也。鄧錡圖說。九四商兌未寧。上有慶也。九四。兌正秋也。坎離震兌地之四正。每卦六爻。是為六氣。半月一氣。凡九十日是為三月。成一季也。內兌三氣。商之初也。外兌三氣。商之正也。故兌之九四。乃為商兌之正也。以初交正。為未寧也。三為陰疾。止比九二。欲疾其九五之剛。故九四介之於其間。陽去六三之疾。乃有喜也。故曰商兌未寧。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乃順乎天。而應乎人之時也。大矣哉。吳澄纂言。九四之喜。有慶也。慶即喜也。俞璞集說。九四以位言。慶幸之之辭。九四居此位。能截斷六三不使之為害。蓋幸而有此喜。故曰。九四之喜。有慶也。保八原旨。九四陽居上體之下。慶不正也。商兌未寧。介疾有喜。上近剛中之君。下比邪媚小人。商議其所從。其心未得寧也。若以剛介之志。疾速去小人。專心奉奉于上。則得君說也。得君心而行其道。是以有喜也。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君子體而用之。若守正而君說之。則待行其剛陽之道。而福慶及物也。胡震衍義九四商兌未寧。上有慶也。此乃天理人慾公私介限處。聖人所
以開示正道。提防邪心之要路也。兩間謂之介分限也。人有節守。亦謂之
介。天下之理。是非不兩立。公私不並行。好善則疾惡。從正則遠邪。九四以
陽居陰。則慶非正。上承陽剛中正之君。下比陰柔不正之三陰者。陽所說
故不能自決。而商度所說。趨舍未定。從違莫別。四之欠也。然質本陽剛。若
能介然守正。從九五陽剛之正。疾惡陰柔不中不正之六三。則和衷同寅。
同道格君。可以有喜矣。博魯隱而佐桓公。羽父以篡賊終其身。違昭公而
黨意如丘。據以邪說。汙其行。邪正之間。胡可先決。象曰。有慶也。守正而疾
邪。則上而致君。以為一人之慶。下而澤民。是為兆民之慶。其喜慶也。固宜
夫苟此身一汙於小人之域。則仰愧於天。俯愧於地。內愧於心。上而禍國
下而禍民。反而禍身。憂將若之何。聖人於此。固為之深戒也。揚氏曰。兌說
也。而所以說者。有云。有事君容說者。有以安社稷為說者。九四近君之臣
也。故於兌說之時。傍徨焉。躊躇焉。商確而選擇焉。其心安得而自寧也。何
也。懼容說之小人。有以妄說而病吾君之心也。六三之未元。即容說之小
人也。非九四之剛正。介而備之。使不得近於九五。其不為疾者鮮矣。六三

永樂大典卷一萬五千四百一

其

君心之膏肓也。九四膏肓之叢艾也。六三不喜。則九四有喜矣。非九四之
私喜也。天下國家之大慶也。張清子集註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吳忠
誠曰。商兌未寧。商者傷也。九四下比六三之陰。剛為柔所傷。故未寧。兌屬
商。商金也。愚謂四處三五之間。上承下比。一剛一柔。未能自決。此正天
理人欲公私界限處。不可不商度。其可說者。而後說之。故於心未安。疾者
比于六三之小人。而為我病者也。然九四質之本剛。苟能介然自守。而釋其
疑疾。使說媚之小人。不能為我之病。則上承九五之中正。而得君且相說
之道。豈不有喜而有慶乎。所引張清子曰。兌前揚為王。傳趙珪解九四商
兌未寧。上有慶也。九四以剛居柔。剛而能柔者也。商度也。商度其可說與
否之際。是故未寧也。上承九五剛中之君。下有六三不正柔說之陰邪。乃
為己之疾。若介然限隔之。使不得近己為疾。則上從五為君所說。是有喜
也。象云。九四之喜。以能介隔其陰邪之未說。乃上得剛中之君所說。是以
有福慶也。陳應潤爻變易緼商兌商畧兌說之人。未違寧處。四居大且之
位。宜宜柔順兌說。損與取容。惟剛介疾惡之人。去其柔安者。然後得商兌
之正而有喜。且初九與九四皆兌之初爻。何初九曰。和兌九四曰。商兌初
九變坎。通卦為困。困厄之時。无可奈何。和兌則吉。九四變坎。通卦為節。推

在大臣當商畧免說之事而品節之何者為柔佞而當去之何者為忠直而當用之剛介疾惡先一毫之私乃可有喜而有慶也宋相呂蒙正以夫袋收天下之人才范仲淹為百官圖以進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備光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邊進連速次序如此可以為公如此可以為私蓋得商免之義解蒙精蘊大義先儒曰以其失位故昧於決去就以其性剛故必惡邪而喜正蒙謂聖人以其承陽而比陰故戒之守正以闢邪然而夫子獨言從止九五孚于剝有屬程子傳九五得尊位而處中正盡說道之善美

而聖人後設有屬之戒蓋免舜之盛未嘗先戒也戒所當戒而已雖聖賢在上天下未嘗先小人然不敢肆其惡也聖人亦說其能勉而革面也彼小人者未嘗不知聖賢之可說也如四凶處堯朝隱惡而順命是也聖人非不知其終惡也取其畏罪而強仁耳五若誠心信小人之做善惡實善而不知其包藏則危道也小人者備之不至則害於善聖人為戒之意深矣剝者消陽之名陰消陽者也蓋指上六故孚于剝則危也以五在說之時而密比於上六故為之戒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安得不戒也說之感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朱子本義剝謂陰能剝陽者也九五陽剛中正

永樂齋叢書萬五千四百三十一

二十七

然當說之時而居尊位密近上六上六陰柔為說之主處說之極能妄說以剝陽者也故其占但戒以信于上六則有危也玉弼註比於上六而與相得處尊正之位不說信乎陽而說信乎陰孚于剝之義也剝之為義小人道長之謂也吐志反長丁文反孔穎達正義剝者小人道長消君子之正故謂小人為剝也九五處尊正之位下无其應比於上六與之相得是說信於小人故曰孚于剝信而成剝危之道也故曰有屬李鼎祚集解虞翻曰孚謂五也二四變體剝象故孚于剝在坎未光有屬也都繁易變體義此免之歸妹也而爻辭云兩者歸妹之為卦說以動者也妹言少女也以柔而順乎剛者也人君以謙虛接下則君子至而小人退矣以剛健自居則君子退而小人進焉小人者譏諂面諛以說其上害君子而剝之人君乃不特說之而又信之不特信之而又孚焉則其說之至矣所以然者小人有妻婦之道以順為正而從其君故也以順為正而從其君則歸妹之義似之矣蓋小人變君子謂之剝其說而孚之者君也以順為正者妻婦之道其納而主之者夫也故免之歸妹而曰孚于剝焉然歸妹之本體六爻皆言媾婦夫婦之道而歸妹之實也是卦則於九五之孚于剝取歸妹之義而已故雖為免之歸妹而與其本體異焉且歸妹與免皆以柔為貴

永樂大典

卷一五一四二

歸妹之兌六五之柔也。以謙而厚下者也。故承已者說為兌之歸妹。九五之剛也。以健而喜佞者也。故善柔者歸焉。趙復齋說九五于利信上六也。項安世玩辭乎陽為實中實為孚。二五皆以陽在中。故二為孚。九五為孚于利。雖所用不同。其孚一也。蔡節齋訓解九五孚于利。剛中故孚得信。近柔信柔之附者。以一卦言之。五說近于極。不如二之子也。說極則易失。正柔附則必利剛也。有屬。處高位而親小人。危之道也。馮椅輯註九五孚於利。信近小人之象。則言柔變剛也。有屬。占。趙汝樸輯開九五孚于利。有屬。利者。柔變剛之稱。利至六五。群陰之大君也。今之上六。雖非若。率陰之盛。然位高而說極。是以術惑人心。指之曰利。甚其忌也。五適與交際。因而交信。雖以剛中。不能先屬。故言孚不言兌。此與履九五之義。巽圖。姑汾適更証類指屬為兌之主。好佞者也。下先復應者。附近上六。諂說之。且不納剛德之四。信用小人。孚于利道。兌者。脫也。故行既道。則危屬也。如孝武帝用柔弘羊。施權酷法。行利。雖喜汲黯。聞其言則曰狂發。聚北征錢。行酷虐政。魯危社稷。不致危者。蒙曰。位正當也。陳深讀易屬孚于利。有屬。利陰消陽也。九五陽剛中正而居尊位。必能盡兌說之道。聖人技危屬之戒。以其密通上六。上六陰柔。為說之主。處說之極。能妄說以利陽者也。九

永樂大典卷一萬五千四百四十二

三八

五豈可孚信之。而受其利以致危屬也。九五居兌而言利卦。氣當之也。兌屬秋。七月為否。八月為觀。九月為利。九五當利之時。故以是成之言。雖兌又正當利位也。故小象曰。位正當也。易中小象言。位正當也。凡四文皆兼取。兩卦相當之義。履之九五稱夫。小象辭與兌同。亦言其在履而當夫位也。中孚九五曰。有孚。繫如。即用小畜九五之辭。故小象亦曰。位正當也。言其體居上。四五以正相孚。皆與小畜相當也。否九五曰。大人吉。其象亦曰。位正當也。言此爻正當乾卦九五大人之位也。丁易東象義剛中為孚。利謂陰利陽者也。當兌之時。陰柔以容說為事。九陽剛居尊本與二為同德。苟亦信陰柔之容說。則危屬之道也。或曰。以象變言之。兌正秋也。季秋之月。其卦為利。以卦氣言之。寒露當利之初六。以四正卦言。則兌之九二也。九五與二為應者也。利之六五。則五陰成。而僅一陽之存矣。九五得不為利之六五憂乎。今九二卦氣正應于利之六二。必相與剛中相孚。利初六之陰。則不至進而為六五矣。曰。屬者危其利也。此文二五相應。以防柔之象。許魯齋讀易私言。履不正之強輔。上比柔邪之小人。非君道之善道也。然以其中正也。一本作誓。非也。以其中止。故下有忘而可勝。上有說而可快。大哉。中正之為德也。一本元德。于。吳澄纂言九五九居

第五畫為兌之歸妹。孚于剝象也。五之中實孚于上。猶二之孚于三也。然陰者在下之物。居于極上者。剝湯已盡而後能至上也。五之孚于上者。孚于剝陽之陰也。有屬占也。君子誠心待小人。然小人未必先害君子之心也。故有有屬之戒。有屬者。今未屬也。言其有則不可不知戒也。俞琰集說九五孚于剝。有屬。剝謂陰剝陽。小人害君子也。上六陰柔。小人處說之極。妄說以剝陽者也。九五與之同體而相孚。則有危屬必矣。譜又稱兌五獨不稱兌。五君也。君道當威嚴尊重。不可妄說也。胡一桂纂註徐氏曰。上柔處說之極。先他係應。惟附五以求說也。五位雖當上柔親附說而信之。必且剝剛。故曰孚于剝。胡炳文通說之感。合最為可懼感之者。將以剝之也。况為君者。易狃於所說。故雖聖人。且畏巧言令色。而况凡為君子者。乎。元秋之終。九月為剝。六爻皆稱兌。五不稱兌。而稱剝。深為君子戒也。齊履謙本說以陽而說陰之謂剝。梁寅參義五陽剛中正。而有其孚。誠其信于在下之三陽。固為君臣相說之正也。然與上六切近。五若信之。則陰能剝陽。其害大矣。故戒其信於陰之剝。則有危屬也。九五非信于陰者。然以其位近。故不可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程子傳。戒孚于剝者。以五所處之位正當。戒也。密比

水樂大典卷一萬五千四百四十一

二十九

陰柔。有相說之道。故戒在信之也。朱子本義與履九五同。下于履傳九五止正當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處尊而孚於上。陰信於小人。消君子之道也。得位正當為人之行。則下化矣。下之消。則上危也。可不慎乎。王弼註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以正當之位。信於小人。而疏君子。故曰位正當也。重言。位正當也。四履否元中孚各一。孔穎達正義。位正當者。以正當之位。宜在君子。而信小人。故以當位責之也。要義居九五正當之位。而孚于剝。見前上例。注李鼎祚集解。按以陽居尊位。應二比四。孚于剝。有屬。位正當也。張橫渠說九五孚于剝。止位正當也。說六三之進。則是子於剝。近危之道也。故處乎盛位者。佞不可親也。當正位而進小人。信乎剝之道也。陳了齋說剝復。皆天行也。獨孚于剝者。泯其說也。泯其說者。負勝故也。負勝而有屬。則順乎天而應乎人者。具矣。其故正不來。故當說之大。其唯位正當乎。張紫巖傳君道以化為難。夫治至小人信而化之。害治者。悉除天下其孰有不說者哉。有屬。戒也。必欲使之親安。若危汲汲。然常修其身也。不然。小人將變易心慮。乘間復起。莫可復遏矣。坤陰變陽為剝。五剛中而又下。應九二之賢。君臣同德。誠信足以孚。小人而格化之。終致天下大說而歸已。嗚呼。盛矣。非得中得信。其何以致此邪。郭雍解當兌之時。居九

五中正之位。宜其天下心悅誠服。而此有厲何哉。蓋先之象上行。不知擇賢而比之。反上親容悅小人之徒。是以危也。或既得其位。又得其時。不能孚先之道。而上比小人。故孔子惜其得位而失道。則曰孚于剝。位正當也。剝者。小人之事。安是與語說之大乎。古之人君。或以小人之術。自任雖苟一時之譽。終不能究大人之造者。孚于剝之謂也。孟子曰。捨其梧楨。養其棘棘。則為賤場師焉。惜乎九五之未進此道也。李光緒易詳說剝陰消陽之卦。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故指剝為小人。九五為先說之主。小人以邪道說其君。或以聲色。或以貨利。阿諛順令。惟意所適。非剛明之君。未有不為所惑者。九五剛明之主也。聖人特於此致其戒慎之意。言信于小人。則危道也。以唐太宗之明。且不能去宇文士及之佞。然其所尊信者。房杜王魏之流。故小人不得行其志耳。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以九居五。此乾剛之主也。乾剛之主。宜信任君子。乃孚于小人。然不至於亡者。以居正當之位。雖密比小人。先能為也。世之小人。當明主在上。威權不移於群下。度未有以勝君子。亦能隱其姦惡。而勉其從善。故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朱漢上傳陰消陽也。六三在下進而上。則四五消。有剝牀之象。故六三謂之剝。九五正天位。有剛健中正之德。當乎位。位與德非不足也。然孚于六三

水樂大典卷一萬五千四百三

三

之小人。則九五危矣。六三取說而已。先獻可替否之義。小人道長則君子之道日消。安得不危。易傳曰。巧言令色。孔丘舜且畏之。其可惡諸。李衡義海撮要五本應於九二。九二有剛正之德。已不能盡柔巽以任之。反比於上六。邪佞剝剝不正之良。是其危厲之甚也。鄭剛中窺餘先剛中而柔外。柔已在九五之外矣。五亦何至有厲。曰五當與二乎也。方二五未交手之時。上六以陰柔親比其側。四又不正而比之。五若又以孚于九二者乎。上六則上下盡為陰所消矣。五之道豈不免乎。中正者先如九五。易之言此非謂五之不足。在先所當戒也。蓋中正之爻。位為正當。巽微之合。在於君子小人。非他爻之比。故曰孚于剝。位正當也。虞氏謂二四變體剝象。獨集傳謂剝為三。楊萬里傳小人得志。疾也。不得志。亦疾也。得志則中其疾。以疾君心。不得志則移其疾。以疾君子。是疾一移。則陰剝陽。邪剝正矣。雖以九五之剛明中正。難說於其上。三陽之可否。誠正介隔於其下。然六三以先說而來焉。上六以先說而引焉。九五為一。輕信二陰而孚焉。則剝之胎具矣。安得不危厲而祇懼哉。九五居此位也。則必當此責也。可不懼乎。先且憂。雖先畏孔丘。况不為先者乎。林栗集解九五先也。以陽居剛而在上卦之中。下先其應而承於上六之災。故曰孚于剝。剝柔變剛也。小人而變

君子故謂之剝也。九五上六。一陰一陽相近而合。故有孚于剝之象焉。九五中正大人也。二與四皆以同德相說。而乃孚於剝何哉。曰五正也。上亦正也。以正而合。宜乎九五之孚之也。為天下之喜。而有所未孚。則不足以明九五之說。然小人心誠不易知。其能洗滌而遂為君子者。固有之矣。然其措心積慮。惟幸一日之得志。而逞其貪欲之情。是以名之為剝也。故曰有厲。厲危也。有者不必然之辭也。彼其一以正合。未知其終不為邪也。則五之信之也。有時而厲焉。雖有時而厲。然不可以不孚也。其終為正為邪。亦惟五之污隆而已。所以然者。五雖當位。而下先止應。上下雖說。而未必隨。故上六之心未可保也。若以六居二。則當位而有應。天下隨之矣。故隨之五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兌之五曰。孚于剝。位正當也。其辭若先以相連。而味其旨。則大不侔矣。嘉配也。謂六二之君子也。剝剝也。謂上六之小人也。謂其孚于六。是以係之正中。謂其孚于上六。是以係之正當而已。正當也者。居得其位云爾。惟其位之正當。是以見上六之正。以為我與而孚之也。若六三者。惟其位之不當。是以見九二九四之不正。以為其與而未之也。夫豈一辭之苟措哉。楊慈湖傳九五本與九二正應。今乃不應九二。而親信上六。柔媚不正之小人。又置之高位。故曰孚于剝。剝之為卦。

小人剝君子。又剝喪其國家。故謂小人為剝信。小人危厲之道也。象曰位正當也者。聖人推原所以孚于剝之由。由于以信為己之信。正當其信。以位為樂。故人欲熾而邪媚得志也。此如水有源。則必有流。如木有根。則必有枝葉實。以己處富貴崇高之位。未有不親信小人。致危亂也。黃屋非免心。舜視天下如敝屣。為有天下而不興。故君子進用。小人退遠。項安世玩辭乎于剝。位正當。九五居兌而言剝者。以卦氣當之也。兌為正秋。下二爻七月為苦。中二爻八月為觀。上二爻九月為剝。九月當剝之時。而說此小人。是助剝也。是以戒之。象曰位正當也。言雖免爻正當剝位也。履夫二卦。皆成於乾兌。故履之九五。稱夫。小象辭與此同。亦言其在履。為當夫位也。中孚九五曰。有孚攣如。即用小畜九五之辭。故其象亦曰位正當也。言與體居上。四五以正相孚。皆與小畜相當也。若九五曰。大人言其象亦曰位正當也。言此爻正當乾卦九五大人之位也。易中小象言位正當也。凡四爻皆兼取兩卦相當之義。此外得位之爻。或稱正。或稱當。凡無稱者。李謙齋詳解九五孚于剝。上位正當也。剝小人之道也。六五之未孚。上六之引兌是也。九五以陽剛居尊位。不信于君子。而信于小人。是危道也。漢光帝之信恭顯。唐明皇之信李林甫。德宗之信盧杞。皆不免乎危。是孚于剝者也。

永樂大典

卷一五一四二

然而象以為信。正當何也。非夫之也。乃信之也。以人之尊。而惟陰邪小人。是信。則其居於此信。豈不有愧也哉。馮椅釋注于利九五象。位正當也。明有屬之占。當說之時。剛過故有屬。此亦孟子之例。馮椅釋傳九五于利有屬。贊曰。于利。位正當也。林黃中曰。利柔變剛也。小人而變君子也。九五上六。一陰一陽相近而合。故有孚于利之象。李季辨曰。小人之說。君將以利君子也。程正叔曰。說之惑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李仲永曰。秋則百果皆利。鄭少梅曰。九五言利。以見震決離遠坎復之理。朱子曰。此又與履五同六十四卦。縱衡血脈皆相通貫。故履中有夫。兌中有利。此不可以目前之象數拘也。此又則少梅之說得之。震之終。三月為夫。兌之終。九月為利。離之中。五月為遠。坎之中。十一月為復。坎離震兌在八卦未重言之。則四卦各主一方。一方各配一時。漢儒卦氣以四卦主四時。蓋本于此。而其失則依倣而託之者也。兌中有利。象數如此。石明象。王介父曰。有屬者不必屬。而不能必無屬之辭。郭子和曰。居中正之位。而有屬何哉。蓋兌之象上行。上觀容說。小人之徒。是以危也。朱子曰。陽剛中正。然當說之時。密比上六。故其占但戒以信之。則有危。程正叔曰。雖辭之聖且畏。巧言令色。孔壬。安得而不戒。石明占。程可久曰。九二九五同為陰所

永樂大典卷一萬五千四百三十二

三三

乘。而所孚不同者。二陰。位不過剛。故于死。本又以剛居陽。故于利。孔子所謂位正當者如此。林黃中曰。五雖當位。而下无應。上下雖說。而未必隨。故上六之心。未可保也。若以六居二。則當位而有應。天下隨之矣。故隨之五曰。孚于嘉。李仲永曰。五爻皆有所說。而稱兌。此爻獨不稱兌。是以為兌之主。卦有君有主。君。五位也。爻不係也。主。成卦之爻也。位不係也。震以初九九四為主。離以六二六五為主。六子之卦。可例而知矣。復以初九為主。遺以初六為主。大畜以上九為主。專以九五為主。五十六卦。可例而知矣。成兌之主。以卦在六三。外卦在上六。故內卦則曰。未兌。外卦則曰。引兌。今九五特兌之君。非兌之主也。其不稱兌者。以利易兌。作易者之特筆也。石明爻義。

田疇學易疏注兌九五 兌之歸妹

	兌下 陽實為孚以九居五。孚之象。陰為利。
	兌上 陰爻居五之上。利之象。震為恐懼。坎
	兌下 為險。兌說其羞。變而恐懼於陰。為有屬。
	震上之象。上卦震為春。下卦兌為秋。下五

卦離為夏。上五卦坎為冬。坤妹之象。四時備焉。在兌則見。兌正秋。八月之義。故

有位正當之象。

九五孚于利。止位正當也。此爻之義最難識。且剝者消陽之名。故小人為利。孰不知此。然孚信于利。蓋位不當者有之。豈有人君居九五之位。而乃孚信于小人者哉。諸家或以為戒之之辭。或以為責之之辭。皆非也。愚嘗以坎離震兌四正之卦論之。則兌居西方。兌正秋。則秋之八月是也。以十二月消長之卦論之。則八月為觀。九月為剝。兌居八月。與九月之剝相鄰。剝者陽消而陰長。小人盛之卦也。况兌之上六。居九五之上。止小人之盛者也。夫陽悅於陰者也。九五乃說而比之。九又變六。以柔變九五之剛。天德之健。消亡於陰柔之中。亦有為剝之義。剛既變柔。而與之同類。必然相信之深。不言可知。則是兌九五之君。孚于剝之小人者也。其危厲不亦甚乎。位正當者。兌正秋之位。正鄰于剝。而非餘爻之所當也。信之則有危厲矣。謂之有者。不能必其免也。此爻不言免者。蓋言說于小人。則是寵於女色。溺於近習之類。心合志同。其中自有不言而相信者。又非但兌之為說所能盡之也。卦變歸妹。說而歸妹。孚于小人者也。豈為配匹之正者哉。鄭

水樂大典卷一萬五千四百三

三

汝諧翼傳。從程氏。趙以夫。易通字者。剛柔相應也。剝者柔變剛也。五以剛居陽。於位為當。守正不變。則二當變柔。以從于五。故曰孚于利。若五不能守正。用之而柔。以從于二。則失位而危矣。有厲戒辭也。易被總義。九五兌之主也。何以謂之孚于利。剝者陰剝陽之謂。指上六也。蓋兌為秋。三月之卦。以六爻合直。則上與五在九月。居剝之位。五以陽剛當位。而得中能使人感說。以相孚。其何能為吾之剝哉。聖人慮其說比。小人則有戒之之辭。孚于利。而相與不疑。小人或可以容說而進。則雖孚而厲。亦所以為危道。此位之正當。危而安者也。趙汝諧輯闡。孚于剝。位正當也。上之柔。倭方引人以為說。五可與之有孚者。以位正而德當也。徐相直說。九五孚于利。止位正當也。五為說之主。人爭說之。凡小人之求說。其君者皆剝剝之道。君而信之。必有危厲。象言九五。正當尊位。苟孚于剝。則小人爭售其說矣。為人君者。其可說之不以道乎。張應珩解說之極。則必至於剝。而危九五。中正。能信於此者也。蘇起翁。易記九五居中。得正。處兌說之時。盡說道之善。剛實居中。是有孚信矣。兌卦六三。上六。二陰為小人。小人剝君子者。也。孚信化於小人。而小人止為未兌。引兌大惡焉。可謂孚化小人矣。然九五亦不敢恃。猶存有危厲之心。與其為孚益深。以其位正當故也。以九

居五為位得其正。九五獨不言允允之主也。允正秋也。季秋之月其卦為剝。故言孚于剝。丁易象象義。孚于剝位正當也。九五剛中雖正當于位亦宜以陰柔容說為成也。或曰九五位正當者以孚于剝言剝之卦氣與允六二正相當也。鄧錡圖說九五孚于剝止位正當也。剝九月之卦也。允之九五亦九月也。剝卦允支皆至於成。成沒入坤陽之屬也。故曰孚于剝有屬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謂允至九五乃陽至成位也。故曰位正當也。吳澄纂言。孚于剝位正當也。位正當者中正也。故雖剝陽之陰亦能以誠孚之聖人。并包兼容化小人為君子者一以誠心待之而已矣。俞琰集說。允正秋之卦。初為孟秋。中為仲秋。末為季秋。重卦則以初二為孟三四為仲。五上為季。孟秋七月屬春。仲秋八月屬觀。季秋九月屬剝。允之九五正當剝之六五。故曰位正當也。當平聲。所引平聲。項氏曰。見前項安世說。李簡學易記。九五孚于剝止位正當也。雷氏曰。剝之為義陰剝陽。小人剝君子。孚于剝則聽信小人而黜退君子之謂也。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聽信小人而不信君子則傾危必矣。故曰孚于剝有屬。東漢之末信群宜而錮天下之賢。唐玄宗信李林甫。德宗信盧杞。皆所謂孚于剝者也。九二剛中。君子之象也。上六陰柔不中。小人之象也。九五不應九二近上

六而承之。故有信小人。不信君子之象。剝五陰。允之上六一陰。而稱剝。何也。作易聖人辨小人於早也。小人不辨之於早。則其始雖微。其終不可為矣。此所以稱剝也。繫辭所謂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者。為此類也。孚于剝者。暗弱之事也。九五居於天位。有剛健中正之德。而曰孚于剝。何也。作易者。憂畏小人之甚也。蓋君子則剛鯁正直。格君之非。小人則阿媚諛說。順君之欲。媚說以順其欲。則雖剛明之主。有時而信之。是以巧言令色。孔子雖舜猶畏。顏淵問為邦。而孔子答以遠佞人。上六陰柔不正而極于說。聖人之所憂也。故九五雖以陽居陽。其位正當。而稱孚于剝。深戒人君遠佞人也。李恕易訓。剝者。陰消陽之名。蓋指上六。五居說之時。而六為成說之主。五居信其媚說。使之得以剝陽。則有危屬。五中正本非說小人者。以其位密比陰柔。正當為之戒也。保八原旨。九五陽居尊位。剛中之人也。孚于剝。有屬。繫辭云。卦變之例。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作典要。凡卦中有他卦之名者。用卦變也。剝者消陽之名。以陰剝陽耳。故以上下无常之理。即上下无常也。以其无常。初上剛柔相易之復。以陰消變三陽成剝。故曰。孚于剝有屬。蓋指九五中實。而虞允說之時。若誠心孚信于上。亦除小引說之主。以做善為實善。是致有屬而危道矣。象曰。孚于剝。位正

當也。君子體而用之。戒乎于利者。以五所履之位正當。必以自誠度人。密
地上六。陰柔小人行相說之道。蓋以說之惑人易入而可懼。可不慎乎。則
震衍義九五于利。止位正當也。君子消小人謂之後。小人消君子謂之
利。利者。陰消陽也。九五與上六密地。聖人故為之戒。曰。九五若親信上六
利。陽之小人。則有危厲矣。夫小人之在世。外夷中深。其虛言詭論似忠激
其雍容卑遜似純良。其神機秘計似深沉。其奔走先後似勤勞。人若信其
做善。不稽其實意。則國家陰受其消利之害而不自知矣。吁。亦危哉。象曰
位正當也。謂所處之位正當戒也。或曰。九五剛健中正。何憂乎小人。而聖
人為之戒。何哉。唐虞成周之盛。帝明王在上。卓夔周召在官。猶有四凶管
蔡。小人之朋。使當時帝王儻終信之。豈不有滅正之凶。此于利有屬
是蓋憂治世危明主之語。法。是則聖人之微意也。楊氏曰。小人得志。疾也。
不得志。亦疾也。得志則中其疾以疾君心。不得志則移其疾以疾君子。是
疾一移。則陰利陽。邪利正矣。六三以兌說而未馬。上六以兌說而引馬。九
五萬一輕信二陰而孚馬。則利之胎具矣。安得不危厲而祗懼哉。九五居
此位也。則必當此責也。可不懼乎。張清子集註象曰。于利。位正當也。
吳忠誠曰。八月為正秋。兌之中也。陰陽於此時而中分。九五不言兌。而言

水樂大典卷一萬五千四百四十二

三五

利者。蓋以八月為兌。過八月而九月則為利矣。陰利陽則有屬。故以為戒。
丘行可曰。九五剛中當位。說將極而密與上比。陽方有說陰之意。而上
復引之以為說。五若不虞其害已而妄信之。則將見利於陰矣。故曰。于
利。柔利剛則剛危。故有屬。五位雖正。而所說不正。故也。愚謂九五剛中
有孚信之義。利者。陰消陽也。君則密近于上六。說媚之小人。當信知其陰
邪之能消陽。必有危厲之患。幸而以九居五位。則正當。決不受其說媚之
惑也。苟不信乎上六之能利陽。恬然處之。居安而不慮危。則說媚之計得
行。而其國危矣。為人上者。奈何不戒。趙珪解九五于利。止位正當也。利
陽者。陰上六是也。陰能取說於陽。上六引兌為說之主。善說者也。九五之
君。一信而說之。則為所利矣。蓋五本同說體。上六乃致說之所由。聖人為
之戒。曰。苟孚信於利。陽之陰。則有危厲矣。象云。位正當也。以五密比於上六
皆說體。所居位正當戒也。胡炳文通于利。位正當也。履否兌中孚。九五
皆曰。位正當也。而此獨與履同。何也。否中孚無五。位正當也。而能稱其居。履兌
不能稱其位者也。無履兌皆有屬之辭。履五當君位。而凡事決之以已見。
雖止且危。兌五當君位。而密比於小人不正之危。又何如也。陳應淵又變
易經九五于利。止位正當也。五居尊位。為兌之主。左右前後皆兌說之

永樂大典

卷一五一四二

臣邪正難辨乎于利者利則邪佞之臣使在朝之臣皆乎信之故曰乎于利苟所利不乎危厲而不安矣九五變歸妹上卦為震人君扶震雷之威以行賞罰邪者去之賢者進之此得人君之正位也自古邪正存朝取難分別帝克之時元凱登朝尚有巧言令色孔壬之黨象恭滔天之惡雜處朝廷向非大舜之乎于利則邪正終不能分別下至漢唐以來朋黨之攻擊于朝廷則官之膠固于左右人君不能乎于利多至于敗國唐德宗有曰人言盧杞是姦邪我殊不覺為姦邪此其所以為姦邪也人君之乎于利蓋亦以大舜為法歟解蒙精蘊大義蒙謂夫既以剛而居尊雖若无所失然而處說而比陰故又在於知上六引兌

成說之主居說之極說不知己者也故說既極矣又引而長之然而不致悔咎何也曰方言其說不知己未見其所說善惡也又下柔九五之中正先所施其邪說六三則亦未嘗非是是以有凶朱子本義上六成說之主以陰居說之極引下二陽相與為說而不能必其從也故九五當戒而此爻不言其吉凶王弼註以夫陰質最處說後靜退者也故必引然後乃說也孔穎達正義上六以陰柔之質最在兌後是自靜退不同六三自進

永樂大典卷一萬五千四百三

五

求說必須他人見引然後乃說故曰引兌也李鼎祚集解虞翻曰先應乘陽動而之冥為極長為子應在三三未之正故引兌也都絮易變體義此兌之履也而又解云爾者經曰君子非禮弗履又曰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然則履之為言禮也夫不待招而往非禮也召之而不至亦非禮也引而後說乃所謂禮然非不召之且也故引兌雖合於禮而於道則未允焉蓋九五以剛居尊非以柔下下者也人君不能尊德樂道之象也不應乎二而近乎上上與之近而相得引而進說不違乎禮也故變體為履而有引兌之辭然九五非尊德樂道之君而上六非不召之且故夫子以未光釋之夫履之本體以涉世為主而涉世之道必以禮而後亨故以柔履剛以說應乾而後能全其身是又則以引而後悅不違於禮故為兌之履而與其本體異焉趙復齋說引三俱去成乾則道光矣蔡節齋訓解引牽誘也柔居五上牽誘五而為說者也馮椅輯註相率以和說之象占引牽引也趙汝楙輯引扳援也三為下兌之主上為上兌之主上六柔而已亢援人以便說視六三直不百步耳不當位者以已說人位當者引人說己夫已不善故免於三姑汝適叟証類指龜以未陰柔之質最處說後見引則然後能進故曰引兌未及於是惟可靜退若欲取說於五未見

佞說之說也。如婁敬挽輅而至洛陽。若非虞將軍見引。不能施其說。然則未免齊人之口也。陳深積易篇 上六引兌。上六為兌之主。以陰居說之極。在五之上。欲牽引五而為說。以所居得正。故可以無凶。然其道未為光大也。或曰。上六說之極。欲牽引六三之類而升上也。丁易東象義 成兌之真陰居說極。下引六三以說于九五之陽者也。九五既為之戒。此爻不言凶者。陰求說于陽。亦有聽命於陽之象。故不言凶。以象言之。三五巽繩上伏。艮手以手引繩之象。此文以陰引陰。求說於陽者也。陳普解 三三兌說也。柔而中實也。非中實則為鉤繩之說。非說之上矣。身利貞。中實也。中實則為亨通而利也。貞即實也。實則其說正也。說而不止。則在下為小人。夫婦之類。在上為妾。說杜愛。無所往而利矣。初九和兌。和者公理得宜之謂。陽剛守正。說而不失於通者也。言說之善也。九二孚兌。與五外以相不應。而中實足以信之。言上下之交。中心而已。悔亡。不應為悔。以孚故也。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說而志在於道。故上下信而不疑。九四商兌未寧。上陽下陰。剛柔善惡甚明。而以剛居柔。從違不決。故商兌。所從而未定。介疾有喜。介然用其剛。以為己疾而素絕之。以從陽。則一日而疾愈矣。凡陰邪之染之累。皆為疾。四於善惡本明。但為欲心所牽。而未能克介者。

永樂大典卷一萬五千四百三十一

三

但欲致其克己復禮之勇而已。善惡之辨。不待教也。九五孚于剝。剝上也。陰者。剝陽者也。五之勢有背。四而向之之意。是其心為所惑。外不忘陽剛。而內之實情在於上也。有屬。此即奔而之惟危。以禮制之。猶可保也。五陽剛中正。而有此惑。小人女隸之易近難遠也。然猶賴其有守。終能自利。而不至於溺耳。上六引兌。重卦之極。而說不已。是引之使長。而達於憂患思慮者也。陰柔之常。為陽剛者。當以為戒。故不言吉凶。吳澄纂言 上六上之畫得六。為兌之履。引兌象也。說至於上。可以已矣。樂不可極也。陰柔但知以說為事。於說之終。又引而長之。豈君子之說哉。六畫俱九。六為兌之艮。俞琰集說。上六引兌。上六兌之主。爻居兌之終。說極則可以已矣。九五引之。遂恣其所說。而不已。與萃六五引言之引同。彼引於上。此引於下也。胡炳文通 凡陰爻稱引。萃六二引言。引下而升也。故言。兌上六引二陽而說。引之者。將以利之也。五言有屬。上不言凶。可知矣。或曰。兌為口舌。六又之辭。簡抑。以滕口說。為戒。歟。董真卿會通。毛氏曰。所以為兌者。三與上也。三為內卦。故曰來。上為外卦。故曰引。雙湖先生曰。如毛氏說。則三之來兌。是欲來上六以為說。上之引兌。是欲引六三以為說也。橫渠漢上誠齋皆作引六三之小人。以為各從其類。亦通。齊履謙本說。既極而伸之。謂

引。梁寅參義上六近於九五。雖欲說之而九五剛中不受其說則與六三同類。自相牽引以為說而已。不言凶咎者。以上有明君下有賢臣。二陰相說。不能害陽也。凡陰之言凶者。皆戒其害於陽也。若不能害陽。則雖凶不言。以其不足言也。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其意如此。

象曰

上六引兌未光也

程子傳說既極矣。又引而長之。雖說之心不已。而事理已過。實无所說。事之盛則有光

輝。既極而強引之長。其无意味甚矣。豈有光也。未非必之辭。象中多用非。必能有光輝。謂不能光也。卜子夏傳上六引兌。止未光也。為五章說信而尚之。柔而匪正也。雖說未矣。豈足光哉。孔穎達正義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未光也者。雖免躁求之凶。亦有後時之失。所以經无吉文。以其道未光也。李鼎祚集解虞翻曰。二四已變而體也。上三未為離故未光也。張橫渠說上六引兌。止未光也。與三為類而引升之。雖不傷類。然未足多也。蘇軾傳九五孚于剝。止未光也。六三上六皆兌之小人。以陰為質。以說為事者。均也。六三履非其位。而處於二陽之間。以求說為兌者。故曰未光。言初與二不招而自來也。其心易知。其為害淺。故二陽皆吉。而六三凶。上六趨然於外。不累於物。此小人之託於兌求以為兌者也。故曰引兌。言九五引

之而後至也。其心難知。其為害深。故九五孚于剝。剝者五陰而消一陽也。上六之害。何至於此。曰九五以正當之位。而孚于難知之小人。其至於剝。豈足恠哉。雖然其心蓋不知而賢之。非說其小人之實也。使知其實。則去之矣。故有厲而不凶。然則上六之所以不凶何也。曰難進者。君子之事也。使上六引而不兌。則其道光矣。陳了齋說其孚貞。故當其改賞。故孚引則有絕。故未光也。釋光日新。其唯不家食乎。其道光明。其唯動靜不失其時者乎。張紫巖傳上六引兌。止未光也。處上而有心求說。於下。大公之道。必少虧。宜未光也。君子脩德于身。天下心說而誠服。豈嘗拘拘然求天下之說已也哉。五體巽巽。繩直為引。上六以至柔處說極之地。剛德不足。牽於求說。而不知所以為說。蓋好名之人也。雖然有為善之心。而喜人之說。我惡必不加于人。固亦罹於凶咎矣。郭雍解說有引之而說者。從人也。陰柔不足以有為。引之則從人而說。蓋上六不當有事之象。先毀先譽。特不能光大而已。於道固无得。而亦未至於失已。故吉凶悔吝。无得而言焉。李光讀易詳說。先以說為主。以先道通者。多陰邪之人。而剛止之者。動多忤物使之事主。則面折廷爭。如周易汲黯之徒。豈以說說為心哉。兌之六三。小人之在下者。故曰未光。下卦為內。柔自外來也。上六小人之在高位者。

故曰引兌。自上引其類也。上與三雖非正應。而以邪道合者。處兌之終。居卦之上。宜旁招俊人。汲引衆賢。以盡說道之正。則利澤施於天下矣。上六陰柔小人。其所汲引者。不過其黨類耳。安能光亨于天下乎。故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朱漢上傳上說道之成。六正已輔九五剛健中正之君。宜有青澤下於民。而未光何也。以引六三之小人也。三巽為繩。離為光。上六之說三。相引之如舉繩然。為山一簣之虧也。此所以未光歟。六三兌之小人也。故初九剛正者。不疑於三而行也。九二剛中。不比於三也。而悔亡。九四以三為疾。九五孚于三而厲。上六引三而未光。小人以說進而為害。其可不慮乎。李衡義海樞要上六不累于位。是志于高尚。然執德不固。見誘則從。故稱引兌。雖能說君之首。柔剛而不為之下。然畏其高尚之風。未足為光也。故上六以陰柔居一卦之極。當元位之地。欲以柔邪不正之道。苟且以牽引天下之民。使居悅於己。雖得人之悅。其道未足為光大也。胡所引上兩法。北顧連上義。朱注上傳。蘇軾得生見前。鄭剛中窺餘六三居內體。可以上行。而比於二來而求說者也。上六居外體之外。引而去矣。死意與五為說者也。同為兌之三爻。見於異體。遂分內外之異。豈不相去矣哉。或問上六之引兌。與萃六三之引言。同歟。曰不同也。萃六三。在羣陰之

中待人君引而後聚。是引之也。上六戒六三之未引而去之。是自引也。雖然兌道以說為主。上六雖先未兌之賤。在兌則未光矣。三動離毀。未光之象。虞氏曰。先應柔陽動而之矣。巽為繩。長為手。故引兌。楊萬里傳賢人在上引其類。小人亦然。物各從其類也。故上六兌說之。小人必引六三未兌之小人。然舉而无成。發而不中者。上有九五之剛明。以利為懼。下有三陽之衆正。以隔其未。又以上六在一卦之外。元位以昌其黨。此小人之道。所以不至於光亨而亂天下也。雖堯薦共工。而堯吁。兪言薦鯀。而堯咈。皆引兌而未光者歟。六三下卦兌說之極。上六上卦兌說之極。又皆陰柔。故上者引下者。朱林栗集解上六巽也。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上。下无其應。而柔乎九五之兌。故曰引兌。引牽引也。巽為繩。故有引兌之象。上六之於九五。本非其應。而能以柔巽引而說之。是以謂之引兌也。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說之不以道。不說也。今九五大人而引於上六。何哉。曰。五應在二。其比在四。二又皆君子。而有不正之行。其於九五雖為同德。而有所不合。焉則上六小人。得而引之。宜矣。五正也。上亦正也。彼以正合。而又巽與之言。能先說乎。然封倫。象矩在。隋為佞人。在唐為忠臣。其終為正。為邪。未可知也。是以不著其言。凶為。故子曰。上六引兌。未光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

永樂大典

卷一五一四二

下之止位。行天下之大道。不得君子為之正應。而乃說於小人。烏得為光大乎。若隨之九五。既有六二之應。上六又從而拘繫之。則其道光矣。是故革之五曰。革有信。志未光也。至比之九五。則光矣。故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所以然者。上下革而未必比。上下說而未必隨。其義蓋流通矣。揚慈湖傳上六。超然一卦之外。不應乎內。有高尚之象。宜不為富貴利達所動。然非中允得道之象。近比乎九五。陰陽有相親之象。則亦有引之而說之象。引之斯說。未為光明也。子夏出見絳華。盛巖而說。孔子戒之。以母為小人。儒。知其未光明也。及孔子沒。乃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不可。曾子光明。子夏不光明也。又使西河之民疑子夏於夫子。曾子數其罪。為第一。光明者固如此乎。項安世玩辭。上六。革之六二。引吉。下為上所引也。兌之上六。引兌。上為下所引也。六三為說之主。而上六為其所引。故曰。引兌。雖所居得正。可以无凶。然下所引而說。亦不足觀矣。故不稱吉。明其未光也。六爻。兌以六三為主。凡諸爻稱兌者。皆謂二也。初九與之同體。為和兌。九二與之相比。為孚兌。六三來而成兌。為未兌。九四當三五往來之衝。為商兌。上六與三相應。為引兌。九五不稱兌。而稱剝者。卦中獨此一爻。與三非同非比非應。捨三而去。自與上比也。陰未比。

永樂大典卷一萬五千四百三

四十

陽為兌。陽往也。陰為剝。其戒深矣。陽爻曰和。曰孚。曰介。皆剛辭也。陰爻曰來。曰引。皆柔辭也。李撫齋詳解。上六引兌。止未光也。引君以當道。正也。引之非其道。則入于邪矣。六三之來兌。以容說為事者也。上六之引兌。則是以違迎為說者矣。以違迎為說。所說已甚。雖使九五信之。豈足為光哉。其不言吉凶者。以六三觀之。凶可知矣。郭易解。三。兌下九上。伏犧之兌。經。先天兌宮第二卦。後天巽卦之反對。一九五孚于剝。有屬。二孚而五亦孚。二孚。孚而吉。悔亡。五孚而。有屬。孚于剝。位正當也。三位不當而凶。五位正當而屬。上經自剝至坎離。七卦。下經自兌至既未濟。亦七卦。氣通相當。故相孚。已上並入。東應潤。爻變易蘊之後。蔡節齋卦爻辭指兌。說也。說得其正。則吉。過說則凶。初說。未有所牽。二說。得中。故皆吉。三以不正而進。比乎四。而為說。說之過者也。故凶。四下比不正。三而又則。剛故未寧。五雖中孚。而上柔未比。故有屬。上雖不正。乃退引于正。而為說。說之不及者也。故未光而已。又在八卦之中。以剛居下。主剛。則在下者為適時。故寂吉者。又在下卦也。又二五皆上比乎柔。而二之柔。近四。故二為勝。蔡節齋訓解。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牽引為說。非光大之道也。張舜民畫壇集兌卦論。兌。說也。兌為澤。西方之卦。兌。正秋也。萬物致養。

于坤而成於秋。潤澤于兌。既成養而潤澤之。能無說乎。其卦剛中而得位。柔外而利貞。柔不為諂。剛不至暴。上不違天。下不戾民。順乎天而應乎人也。說以先民。則民忘其勞。說以犯難。則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夫說說在我。致說在民。民在上者。孰不欲民說。從我。顧其道如何。爾太王去邠。謂民不惠。無君。而民從之。非其率之也。舜所居城邑。非其招之也。以謂衆人之情同乎。則鄭叔改不義而得衆。子產以惠而得民。以謂賢者之道同乎。則周公攝政。召公不說。孔子往費。子路不說。以謂人之心一乎。而出見紛革。盛農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以謂說之道同乎。則君子易事而難說。小人難事而易說。由是觀之。說說在我。致說在人。守說在我。勿說在信。故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六二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孚兌信志而獲吉。周公子產之謂也。來兌求說而得凶。說之不以道者也。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不當也。此以位而獲厲者也。處尊履正。習比陰柔。不說。君子而說。小人剝之道也。比則之匪人。隨則柔夫君子。何以不同。于剝哉。彼非尊位也。由是知為人上者。不慎所與。是可危哉。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其出見入聞之徒。與巖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此取其象也。以謂兩澤相連。漸潤浹洽。朋友講習。聞善相告。

水樂大典卷萬五千四百三

四

為說之大。莫過於斯。若夫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豈一朝一夕之事哉。宜有素矣。馮椅轉註上六引兌。象曰。未光也。言所引不。必皆隨皆正。馮椅轉傳上六引兌。贊曰。未光也。朱子曰。成說之主。引下二陽。相與為說。而不能必其從也。故九五當戒。而此爻不言吉凶。楊廷秀曰。賢人在上。引其類。小人亦然。上六兌說之。小人必引六三。來兌之。小人毛伯玉曰。所以為兌者。三與上也。三為內卦。故曰來上。為外卦。故曰引兌。象上行。前者引。後者說。而隨之。雖又位承柔。得夫不同。而大約如此。上為兌主。而莫先焉。此引兌者也。吉凶悔吝。則係乎所引者也。近而引之。必隨者。五也。五剛中正之君。引之以當道可也。以柔佞說之。引之以非道不可也。同德而應。引之可隨者。三也。三之本自五。未今以引而復五。可也。復五則成大壯。於陰柔。小人不。而陽剛。君子則利也。其餘相連。各有隨也。唯所引之而已矣。石明象曰。朱子發曰。引六三之。小人也。初九剛正。不疑於三而行。九二剛中。孚于三也。而悔亡。九四以三為疾。九五則孚于上矣。然不引五而引三。則小人以說進而為害。其可不慮乎。石明又曰。在兌之時。又而陰柔。則走柔佞。以求說者也。唯剛正有守。則為誠實而

不陷於邪媚。故六爻以陽剛為吉。陰柔為凶。澤水不下流。而以上出為利。故坎下一陽。畫則塞成兌。乃其象也。初和。二。三。三。疾。四。四。商。五。五。孚。上。上。在前。而引之。其道上行也。初和。而四。商。二。孚。兌。而五。孚。利。三。未。而。上。引。所謂動於地之下。則應於天之上也。右明六爻。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一百四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一百四十二

四十二